

易經證釋 下
冊 經

咸卦上兌下艮。山澤通氣乃陰陽和協之始。生化之初見榮繁之本源。其象合爲二陰二陽。相抱相處。陽爻升而陰爻降。兩端皆陰。中則二陽連貫。此自爻言。爲剛柔調匀。父而不亂。合而可辨。故爲生化之德所徵也。以上下卦言。上兌陰也。下艮陽也。陽下就陰。柔上協剛。柔同德。以孚天地。納緼之道。故在卦用爲陽下而陰上。在爻用爲陰降而陽升。二者主客自殊。性情則一。蓋本于男女相悅。而情性有定也。兌爲悅澤。艮爲止定。上悅下止。而不乖于情。不悖于性。故名咸。咸

感也。皆也。感主分言。皆主合言。分則相慕而發于至情。合則相和而歸于至性。至情者生之機。至性者道之契。天地一陰陽也。其絪緼必因于春。男女亦一陰陽也。其交合必緣于情。春者萬物生化之期。情者人類生殖之源。有生則有動。有動則情見。故發育必因所遇。憂樂必因所受。緣于兩者之相感。感而善則爲和諧而成佳偶。感而不善則爲仇敵而成怨偶。此咸卦用在感。明其爲情之動也。然感有同異。今咸所感者同也。何謂之同。和而不私。交而不雜。發于性而止于命。行于禮而成于樂。故天下同化。如春之好生也。上悅下。上悅則情止。則性。上動下。定動則善。感定則有禮。故天下同化而不爲害人也。物

也有生之類。必愛其族。有情之倫。必求永其似續。此天道也。花爲實而華。草爲荄而芽。鳥爲卵而求侶。獸爲雛而翼成家人也。爲萬物之靈。尤善感而相慕。男女之間。无過无差。夫婦之道。不偏不邪。卦象少女在上。少男就之。兌悅以啓其愛。艮止以達其家室之樂。生育之天涯。故人道自此始焉。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皆莫之外也。爲妍爲媸。爲強爲弱。皆有其匹配也。正如花之榮。鳥之鳴。各求其異類而待。爲同心。各悅其情侶。而樂其共生共存。何哉。爲延其種族。而育其子孫也。體天道好生之德。本世道永存之功。必始于少年。發于愛情。故名咸。明其爲同而无不相感也。在无生之物。如電如磁。亦因異類而相

引如數也。亦以奇偶而相合。如事也。亦以需供而相求。凡物皆然。而况人乎。斯咸卦以少男少女兩相愛悅。延其生生不已之用。以兩有止定成其夫夫婦婦宜室宜家之功。故曰咸。人道之始也。

咸卦三陰三陽。其往來卦爲恒。傳曰。咸速也。恒久也。以咸之相感至速。如二電相觸。磁相吸。而恒則以爻後。其情能久。如水乳相融。膠漆相結。速言其初。久言其成。速述其始。久述其終。二卦相應。乃建人道之本。人倫之基。且咸與恒。皆三陰三陽。而中包艮兌震巽四卦。四者乃下經綱領。分布四隅。以協于乾坤。應乎坎離。而咸恒二卦見其功用焉。天地主生化之始。水火成生化之全。皆施于咸恒。而啓天下之

大用。故咸恒爲後天之生育大則。實本乾坤坎離而致其德。大其道者也。反咸爲損。反恒爲益。損益者多寡之不勻。供求之不當。而不如咸恒之齊一也。又咸之反雖爲損。亦與益通。蓋咸以此合彼。正如以物加物。其益可知。加以咸男能下女。剛能用柔。尤合于損卦益下之道。故風雷益與澤山咸相似。皆以陽在下。陰在上也。舍此外則爲既未濟。一坎一離。合而成卦。則以中男中女相配偶耳。既濟水在水上。男居女下。亦與咸益同。故其用亦頗類。擴而充之。皆足以明人道。立人則而見天地人三才之稱。實以陰陽配合得宜爲之本也。惟咸爲最先著例焉。益與既濟。皆在其後。蓋益爲長男長女之合。既濟爲中

男中女之謂。其志同而情有別。其行似而其所成也有殊。故益名益。既濟名濟。不得以咸稱。咸之稱以相感之速而偕。惟少男少女間有之。其情熱而志堅故也。如琥珀拾芥。无不相應。如石投水。无不不受也。人情之始。卽人道之正。聖人因之。著其用焉。聖人人倫之至也。情而不違性。好而不越禮。方遂其相感之道。而順乎天下大同之心。故曰咸速也。言其如置郵傳命。天下无不化之。如詩關雎。君子淑女之好。遂而推爲王化之源也。

咸卦內互乾與巽。天風姤。姤遇也。亦陰陽遇合也。姤與咸之男女交感。其義正相類。反姤爲小畜。則以陰陽相畜爲用。與咸之對卦恒亦進能守。始可大可久。推之于物。亦以愈積愈厚。愈殖愈延。皆以其能畜而後能恒久也。夫婦之道。尤以恒久爲本。父子天性也。无久暫之辨。惟男女以情感。以義合。若不久。是已乖乎道。戾乎性。將何以維持人類。于不絕哉。故恒之繼咸。實天地生化之大經大法。人道之大本也。又咸取感爲用。感生于情。而所互姤卦取遇爲用。遇發乎事情。出于內。事見于外。二者内外之別。在卦位已可見之。兌在乾左。巽在乾右。咸上爲兌。姤下爲巽。上者由內出外。下者由外至內。故咸與姤應。

實卦象所包者也。傳稱咸爲速。前已繹之矣。而速義亦含遇合之意。蓋不合則行不達。不達安能速乎。如陰陽二電交流。其速至矣。若非相投。則拒而不通矣。男女情感。亦如電之吸引。以合而後速也。氣之相應。聲之相求。皆不外乎合。偶爾相值。不足以言合。則不足以言于感。且速。故事有速成。行有速達。功有速立。德有速就。皆先有所合也。无因而至者。卒然而來者。謂之不速。以其情志不感于先。不合于外。則雖已見于事。不足以稱夫咸之用也。且速字有請求之義。不速之客。言非所請求者也。男女相感。必見于求。關雎所謂君子好逑。求也。標梅所謂求我庶士。求也。如伐木之章。鳥之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

也不求友。生可見求之所至。非獨人也。物亦如此。非獨男女也。朋友亦如是。有所合始見所求。不合則求亦不應。鳥之鳴。惟合者和之。人之請。惟知者答之。皆本于感情。而見于聲氣也。何况少年男女乎。咸卦取少男少女。合而爲用。則可見其求之切。而合之深。感之甚。而應之至也。故稱爲速焉。

咸卦象既爲三陰二陽。則由表三。爲山澤通氣。由裏二。即天地交泰。蓋乾坤包在卦中。分合之別也。自三至五爲乾。上至一爲坤。固含有泰否二卦之用。然以上爻爲陰。頗近于泰。但坤爻自上而下。循行六位。以成卦用。故義取剛下于柔。柔以就剛。則爲恒。陽以下陰。則成咸。

至情而洽乎天下後世之人情也。故咸卦始于情。终于道。道以制情。則感无不通。此所以亦謂之速也。

宗主附注

今日開始講咸卦。應陽春之令。孚時日之數。今爲二月十二。亦即日曆三月十三。二二爲四。乃陰數之始。四二十八六。三三爲九。乃陽數之終。一三五七九。陰陽合同。終始匹配。以象于咸。咸上爲兌陰也。下爲艮陽也。陰自兌始出于乾。陽至艮歸終于坤。故八卦方位。兌在乾左。而次于乾。艮在坤先。而依于坤。且兌爲少女。天澤履明人道之本。澤天夬。明天道之全。艮爲少男。山地剝。明世道之衰。

由此可知咸之爲卦。實以男爲先。彖辭所以稱取女。而不稱嫁夫也。故咸之感。雖少男少女。互相愛悅。實則男先求女。陽先動也。陽動則行速。其下爲艮止。實一陽上升之象。故咸卦頗與詩首章之義相同。詩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亦以男先求女。可見陽先于陰。乃天地原理順之爲正。反之爲逆。雖男女情不殊。感不異。而女道重內。不可先男。正如天道雖可下行。而不得以坤先乾也。或以艮在下。爲可加于男。此不知卦自下上之例。艮在下。正以其先動也。動而外有所感。動于內。感于外。動于近。感于遠。此聖人因咸而推其感于天下後世。无不應之。如聖人立人倫。天下後世皆遵其制。无敢自外。爲聖人本其

地山謙。明時德之盛。二卦皆近于天地。辨于陰陽。別于剛柔。齊于仁義。一終一始。握全易之樞機。一往一來。定天地之德行。數不乖于理。行不違于道。故二卦合而咸卦成焉。咸。感也。皆也。感言其情志。皆言其行止。一動一定。一止一流。艮。止定也。故象山。兌。流動也。

故象澤。山澤通氣。乃天地綱緼之初。男女皆感。乃人物交孚之始。男女猶雌雄也。天地猶陰陽也。物與同化。故花鳥嬉春。數與同譖。故奇偶合算。少女爲少陰。其數二。少男爲少陽。其數三。二加三爲五。乃土之生數。亦中宮之原數。故萬物生于土。成于土。下止而上悅。陽則升。陰則降。以歸于諧協。上澤而下山。動則速。定則久。以孚

于中和。此咸卦爲人道之始。物生之根也。因乾坤既交。天地既合。三陰三陽合而後分。交而復出。故象于夫婦感慕。雌雄偕飛。以同作息。以共生育。而生生之道見焉。偕則无乖。和則无怨。中則不過。交則不離。離與過乃生之賊。中與和乃生之機。故情秉于性。行止于禮。雖樂不亂。雖求不強。雖合不淫。雖悅不狎。發于心而相感。因于自然而相偕。感則非驟。偕則不孤。故无暴行。无私德。无詭遇。无喪志。以同于天地綱緼。萬物化醇。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實指咸卦之義耳。

又曰咸恒相對待。成往來。一爲速。一爲久。明兩卦之用各不同。而

天地生化之率自有定也。咸爲初交。志求其速成。如男女兩情相悅。時時在念。詩所謂標有梅。傾筐壁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此情所動。意所發。惟恐其不速而有悞我春期也。然以如此情思若狂。却不爲聖人所刪。正以其非越禮私爲。仍由正道以達于情欲。故詩人不以爲淫。且以爲信。謂人生之所重。莫大于夫婦。人情之所先。莫过于生育。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有身以來。首需要者飲食。其次則男女。飲食爲生命之根。故噬嗑卦以自求食。爲人生大義。至于男女。則爲生殖之本。一姓之繁衍。尤其小者。人類之續延。則爲一生最大之職責。蓋人類不可絕。尤不可自我絕。宗

社不可斬。尤不可自我斬。故由家言。則不孝有三。无後爲大。由國言。則生聚爲先。庶富爲重。皆以繁榮後嗣。生殖不斷爲主旨。並非徒以養生送死。爲生子之大則也。養生送死。爲報恩之一。而延嗣發宗。尤爲報恩之大者。遠者。故人倫首重夫婦。人情首重男女。男女之情同也。男志求女。女志求男。二者相求。而後兩情同。家道成。詩首關雎。明男求女之亟。序標梅。明女求男之殷。求而不悖于正。則雖急而无私奔。雖慕而非淫亂。爲其能發乎情。止乎禮耳。咸卦正取是義焉。雖其德爲求速。而其體在能善止。艮止也。下止而上悅。則內守其貞操。外致其情愛之意。故雖速而能久。恒以繼咸。正

明其速而又久也。世之苟合者。朝聚夕離。昨恩今怨。速則速矣。其不能久者。正以不克止于禮耳。性以制情。爲人道大本。情以役性。乃世道變常。此咸卦之示教于先。聖人明易之微旨也。

宗主疏述

咸卦命名。傳已解釋爲感與皆。以字義所包也。又其德爲速。則取卦用所本也。然就咸字形畫言。上爲戊。乃土也。中爲一口。明其關於人生嗣續。而兼有說言之義。蓋上卦兌爲口舌。爲說言。俗稱人口。生兒謂之添人口。又有男丁女口之辨。故編居民以戶口計。皆指口計人。而兌本少女。則亦有象女之意。即彖辭所謂取女吉。固

亦含有添進女子之義。爲咸卦本以男下女之象。孚夫娶婦之情。女生必有所歸。故以取女吉。明女子得其所適。而後人道以成。人倫以序也。不特此也。兌象口舌說言。人之心志。內藏于胸。不可見也。必發于口舌出爲說言。而後情意可通。精神可達。故男女相慕。必有言辭以度其忱惱。必因聲音以抒其和好。如詩歌之唱答。文字之往還。皆與言語之酬對。同爲表現情志之用。而詩三百篇。尤多著其例。男女情深。夫婦意協者。必多有婉婉之詞。纏綿之句。乃人情之常。聖人亦不非之。故稱家室和樂者。輒曰夫唱婦隨。可見咸之有口。正有其深意在焉。推而言之。不獨人也。物之相悅。必因

于聲。如鳥之啁啾、蟲之唧唧。皆有唱合之義。詩稱鳥鳴嚶嚶。因思及人之求偶。正如聽呢喃燕語。而懷遠道離人。莫非情之所感。爲有生者不能自己。天性然也。故咸字成形。實因情感而圖通達。有必藉夫言說口舌者也。若如成字。則內爲丁。其意近乎生男。亦可視爲家室既就。生息已延。而人道乃成人倫乃明之象。此雖就楷字言。頗可見古人造字之不苟。因咸卦之大用。遂並述及其字形。足明聖人作易。命名雖極微末。亦必有所孚于卦。蓋所謂修辭之學也。讀者當由此引申之。以推易道之用耳。

宏教附注

今講下經咸卦。亦孚節令之數。俗稱今日爲百花生日。春意最盛之時。人受天地造化之氣。因生而有性。因動而有情。情之所發。莫先于愛悅。情之所定。莫過于夫婦。咸以少女少男。相感而同化。相諧而作配。卽人情之所始。君子之道所造端者。蓋生生不已。乃天地造化之大則。人爲萬物之靈。則其情感孳生之道。尤爲最要。夫婦爲人倫之始。男女爲生息之源。故下經取咸爲首。卽詩以周南昭王化。以關雎溯男女好合之意。詩興于雎鳩之求偶。亦因物生情。因動成感之例。而天地綱緼之道。陰陽配合之基。皆不外乎感情。此咸卦之爲人物造端。亦如百花應春而開。群生應時而育。旣

感于二氣之相就。復感于一生之相續。如男女互爲愛悅。雌雄互

求匹偶。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也。大哉感乎。天地萬物皆

由感以生。以成。以大。以化。生生不息。以成此世界。此則易下經首

咸卦之微旨。讀者其毋忽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宣聖講義

此明咸卦大用也。咸以艮兌合爲山澤通氣。山澤皆屬於地。且兌爲少女。艮爲少男。合成夫婦。立人道之本。開人倫之基。是全卦主地與人。而重後天交合之用。故四德少元。明其別于先天之乾坤也。男女

好合。發乎人情。夫婦和樂。通于天下。故德首亨。言推之天下。後世无
不達也。又亨爲嘉會。男女悅慕。夫婦唱隨。既發于性。復止于禮。此婚
姻禮儀。爲嘉會之最大者。故首協夫亨。利貞者。性情也。因情而求和。
樂利之徵也。故曰利以和義。言夫婦之以義合。有異乎父子之成于
天性也。因性而得正定。貞之徵也。故曰貞固足以幹事。言女子之節。
男子之操。爲人生性情之本德。而得以建樹倫紀。植立綱常。以範圍
天下。而不過也。故咸有三德焉。亨以通其志。利以達其行。貞以堅其
守。是以和而无私。交而不亂。合而有序。凡而能平。故爲人道之先。推
之天下。後世无不宜也。太古之世。文教未備。蠻荒之民。禮樂不全。男

女苟合。倫常不明。是猶禽獸朝交而夕噬之。昨悅而今仇之。輕合輕離。屢聚屢散。是淫亂也不足以示人。不可以訓世。爲其祇徇乎情。而忘其性。徒恣其欲。而莫省夫禮。則有乖此三德。而非咸之所重也。故咸之爲下經首。居人道之先。占人倫之始者。實以昭此三德也。

旣有三德。人道已定。故取女占吉。言人事之別于天道。卽由四德多寡定之。而人生之能繼續。卽由兩性和否辨之。此易教之所重。而上下經于此分也。天道自然生而成之。人道法天。作而成之。取女者。人所作爲。雖男女相悅。本乎人情。而夫婦得正。必依于禮節。古者婚姻多卜之。爲其不能苟合也。父母命之。媒妁致之。禮儀將之。時日宜之。

祖先享之。神鬼佑之。而後夫婦以成家道。以立。故咸卦大用。先由兩情之相感。以動于初。繼由兩性之相宜。以正于終。正卽止也。發于情。止于禮。故曰正。言无私邪。无偏好。因乎至性。而见于至情。亦由天地之納緼。二氣莫不和協也。故取女吉二字。明全卦大用。實在于陰陽相得而有合。且由陽先下陰也。陽下陰。故男先求女。陰亦克諧于陽。故男以取女爲吉也。男有室。謂之娶。女有家。謂之嫁。不曰嫁者。明以男下女。而女隨夫爲得正也。推而言之。凡陽之能就陰。剛之能就柔。及夫高以下卑。尊以下賤。大以近小。强以近弱。皆咸之正用。皆可占吉矣。爲其克明三德。而不相害。先詣兩方。而同成用。如夫與婦。則何

事不辦。何行不達哉。此咸之德首亨。而兼利貞者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宣聖講義

此總釋彖辭。以明全卦之大用也。咸感也。言咸卦本兌艮相交。山澤通氣。爻則有合。通則可同。故咸爲感。以發于此。應于彼。動于我。及于物。謂之感。不應不及。非感也。如叩鐘而有聲。投水而有浪。皆物之相感應。其志已通。其行已接。雖非一體。而有同情。雖屬兩方。而有合德。

故稱爲感。咸以兌與艮。一陰一陽。志投意達。有發則應。有動則通。比于少男少女。相慕相求。故義取感。明其兩者有同趣也。夫男女陰陽。非配即仇。以其匹敵也。而因大小強弱之殊。老幼賢否之別。則不相感而相拒焉。若咸則異是。艮兌同量。少男少女同情。故相感。感最捷也。傳曰。寂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以其能同也。同則易合。今咸之上下。三陰三陽。陽以配陰。而致于同。兌二陽在下。艮二陰在下。兌一陰居上。艮一陽居上。无不相匹。故稱爲同。咸即同也。故卦用爲感。而卦名爲咸。正以其同而可通也。易卦之最同者。莫同人若。則以天火通德也。先後天之爻至也。最平者莫泰若。則以乾坤合德也。上

下位之齊列也。今咸卦分而合之。則猶泰卦化而易之。則猶同人以
艮猶乾。兌猶離也。而由卦用言。兌艮相合。剛柔並列。柔上而剛下。外
內相協。陽本位于上而自下。陰本位于內而自外。乃既爻之象。孚于
道用者也。道用者。剛以柔用。陽以陰用。反之爲逆。故地天爲泰。天地
爲否。此上下內外。與剛柔陰陽相交相協。而後成其大用也。天地之
德。尚不違此用。況人物乎。故咸之天用。有類乎泰。而二氣皆得其平
也。剛柔相濟。陰陽以諧。而後稱夫咸。二氣既應且合。陽又自下。是剛
先動。陰隨之上。是柔相與也。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如春時天氣下
交。地氣上應。萬物皆生。其所感者大。所與者亦盛。故曰咸猶泰也。泰

言天地之感應相與。咸言人物之感應相與。象異而用可同也。

止而悅。言艮止。兌說。男下女。言艮在兌下。以全卦合乎道。明于德。孚
四德之三。而占亨利貞。以艮善止。則發乎情者止乎禮。故云取女吉
也。男女之交。以正則人倫明。夫婦之處。有禮則家道立。此人道所始。
而天下之本。以固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卽所謂天地納緼。萬物化
醇之意。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語實包咸卦德用之全。蓋聖人
法則天地。配合陰陽。因咸之道。致咸之德。天下无不應。而人情得其
當。人欲有其防。乃克底于和平。和。言其諧協而不過。平。言其均正而
不偏。此卽上所謂兼同人與泰二卦之用也。同人則和。泰則平。和且

平人道益大。人類益繁。而後天下後世各有所安。各得所樂。生生不已。以存以榮。以大以久。此盛世之規。天道之常。人倫之至者也。而在感人心三字。蓋所感不在事物。而在人心。人心既同。感无不應。爲聖人本忠恕之道。推己以盡。發于情而能復歸于性。動爲和而仍返致其中。此聖人所感。亦猶地天交泰。而天下同春。中庸所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咸之所至。位育之功備矣。天下有不和平者乎。天以下地則爲泰。男以下女則爲咸。聖人以下衆人。則成中和位育之德。而要在感人心一語。言能以我之心。感人之心。而皆應。足見其忠恕之效。忠恕合道。故天下與我同歸于道。王道不悖人情。斯則王

者之治。豈有他哉。一致其同情而已。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爲天地萬物與我情一也。我以所感而及所同之情。則無不通。天地萬物固萬殊。而情則无異于我。我自盡其情而得其正。推其情而得其宜。則何有于天地萬物之情。卽所謂善推而已。聖人果有異乎。推其所欲而與之。推所不欲而勿與之。則天下萬物之情皆盡于我心矣。故重在觀所感耳。

宗主疏述

彖辭所稱。天地感以下六句。夫子已略示大概。所最要者。聖人感人心至天下之情可見也止。乃咸卦關於人道大用。亦即周易

下經首咸之所取義。非徒爲一卦之用已也。蓋聖人法則天地。表率人倫。依違陰陽。建樹人道。皆有始終。與其往復之道。咸以感爲義。天地所感。乃天地之咸。聖人所感。乃人物之咸。天地无情。所感者性。人物有情。所感者情。故因聖人之感。而可見天下之情。非聖人以情導人。乃聖人以性導情。因情原出于性。發于心。心有所思。情乃生焉。心有所止。性乃復焉。性情祇一動一靜之間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靜也。性也。發即動也。情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情有所止而復于性也。亦即咸之道也。咸已感矣。是已動也。感而不違于禮。以下有良善。止則仍復于靜。而情乃歸。

性矣。夫子以同人泰二卦。喻和平二字之用。即明咸動而能靜也。動而能靜。則是剛而能柔。陰而能陽。外而能內。大而能細。則是不和者得其和。不平者得其平。則是情復于性。性復于天。天人合德。而後人可繼天。人道可以配覆載。致位育。斯即易下經首咸。以明人道之微旨。夫子雖以同人喻咸。爲咸有同義。實則以和言附屬中孚。孚即和也。天地孚而萬物生。陰陽孚而萬物育。孚猶孵卵之孵。上爲爪。寓覆翼之義。下爲子。即所生育之雛也。在卦言風澤中孚。四陽包二陰。陰在陽中。既有多寡。何以名和。而不知卦名中孚。實取中四爻爲用。即二三四五爻。一陰一陽相配相當。而

與泰之平相類。故名中孚。卽中和也。中和既爲性情之正。則咸之大用。實以之爲法。若同人五陽一陰。其勢不匹。其志難諧。而稱同者。則以其二五正位。一陰一陽亦相得也。卦分內外。內外相得。是主已和矣。主和臣下无不隨之俱化。故夫子引以喻咸。正謂其能和于上下。而包于一切。蓋乾離先後天同位。位同則德不孤。德一則用不悖。此卽咸之所感。可以見天下之人情所由來也。人情然物情亦然。咸之男女。乃陰陽也。作雌雄解可。作牝牡解亦可。苟有生之物。莫能外。夫咸之相感。以情之所動。无不同也。

與天地參一節之義。正與此節聖人感人心。以下所講互相印證。足見聖人所感。不在于外。而在于心。不在于盡情。而在于盡性。性盡則情至。心通則物應。此由上以下。由內以外。本末一貫者也。故感人心三字。實含至義。古文簡約。試將三字分合釋之。則感在人心。人皆應之一也。感發于我心。人心亦通焉。二也。所感在性。而應見于人心。三也。有此三義。故感无不通。施无不報。以人心與我心同也。我所感者。人无異焉。我所欲者。人不拒之。故夫子以忠恕二字。繹其用。忠即盡己。卽中庸盡性之謂。恕即推己。卽中庸盡人與物之性之謂。雖分人己人物。其性同也。但盡在己。則天下萬物

无不盡。但盡在人心。則天地萬類之情。无不通。是聖人之用咸。惟在一心。孟子所稱萬物。皆備于我。夫豈一身所能容哉。不過一心所能及而已。佛亦謂萬法。惟心之所思。智愚賢否。雖至不齊。而其所欲所惡。則无不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疾。人之大惡存焉。而聖人能辨之于未發。故以咸所感。能致天下和平。以感所應。能見天地萬物之情。非他情發于心。而使復歸于性。事事物物。心无不通。情无不同。則就其近者。細者。足察于遠者。大者。就其簡者。易者。足明于繁者。難者。此易教之大則。而聖人因咸以致其功焉。天地之情。純于性者也。萬物之情。純于動者也。惟人介其

間。可靜可動。可情可性。由上言之。則還于天性。而可无生。由下言之。則率于人情。而隨化生。惟在中者。以性役情。則修道之事。以情役性。則積惡之門。斯皆聖人所慮。而立教所必亟。既已生矣。不可強其无情。既有情矣。不可任其役性。故取咸卦之用。止而悅。下有艮止。以應上之動。上有兌悅。以孚下之止。靜動有常。行止有方。不悖于生。不亂其行。故生生可續。事物永康。世運无害。和平致祥。化育无極。悠久无疆。大哉咸乎。人道之綱。此聖人感自人心。而情達于天地萬物者矣。咸之與感。所異即一心字。久可見感重在心。即忠恕二字。亦皆有心。而忠字尤明示中和之心。蓋中和外見諸行。

必先內動于心。心之克忠方爲忠。心之克中方爲中。故皆以心爲本。而感字之心與應字之心。更相呼應。實明人我之相感。人物之相通。莫不由此心也。語曰。言爲心聲。咸之上兌主說言。足見言語之感。亦必先發于心也。推而言之。兌字加心爲悅。古亦作說。更可證言之與心通。人有所思慕。必形諸言聲。男女之情恒藉歌咏以達之。雌雄之情恒因鳴呼以致之。是言之出自口。必先存于心。而感應之成自行。必先啓于心也。故聖人觀于咸之爲感。以通其情。遂以感係于人心。以大其用。同一感也。用之男女。不過室家之好。夫婦之樂。用之天下。則人人皆安其生。適其情。用之萬物。則萬物

皆順其性。樂其樂。是即天下和平之效也。矧室家爲邦國之本。夫婦爲人類之基。基本先培。體用益固。譬如治安之世。內无怨女。外无曠夫。男女各得所配。陰陽亦爲之調。此關乎人天感應者也。故詩三百不刪。男女悅慕之詞。而輶軒采風。必省婚姻之俗。家庭立教。必謀夫婦之和。皆所以推咸之道。而範天下和平者也。咸速也。言求之亟而成之捷也。天下至速者莫如電。電之相引。以陰陽相得也。凡相得者其合必速。其情必真。其成也必大。其推之也必廣。爲其純乎性情也。性則无私。情則无僞。私與僞人道之賊亂之階也。故聖人感人心。必致天下和平。以其絕私與僞。而能充咸之用。

盡其性以適其情也。私與和反。僞與平逆。和則无私。爲其不自利而害人也。平則无僞。爲其中坦然而不假飾也。兩情相見。有何僞乎。至性爲歸。有何私乎。故彖占利貞。乾卦曰。利貞者。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言天道也。咸則因天道而闡人道。人道固先利貞。則所謂感人心者。无他。性情而已。性情既明。天地萬物之情。有不得見者乎。此咸之所以爲人道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宣聖講義

此釋咸卦總象之義。明人道之所重也。咸卦以下艮上兌。山上有澤

之象。山高而澤窪。今澤反居山上。是天道調盈劑虛之例。高者不亢。則常保其崇巍。窪著使升。則益沛其潤溉。而人道則之。以虛繼實。以餘補不足。因咸之反爲損。損益之道。必因乎多寡強弱。盈者虛之。加者減之。卽損也。因損而益見焉。此所虛者。彼所盈。我所減者。人所加。是卽益也。益則天下和平矣。惟損能益。損上益下曰益。反之損下益上曰損。爲其徒利己也。今咸卦象以艮下兌以虛加盈。是孚易道。而克用損己以益天下也。損己者克己也。克己必復禮。仁之本也。仁見于我。天下以仁歸之。是君子善成性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足證咸之用。可致天下和平。而一人

之盡其性。可以成人及物。故善用咸者。必先克己。因克己而後成己。

是損者即益之。減者即加之。虛者即盈之也。損而終益。減而終加。虛而終盈。此君子之道也。正如咸卦澤雖上于山。山不減其高也。故君子虛己而不傷其實。且愈虛而愈實焉。蓋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謙即虛也。實即滿也。惟滿不能有容。惟虛乃可大受。君子成德如海。涵水愈衆。以成其濶。納流愈長。以成其大。濶大非固有。在能虛以受物。君子法之。故以虛受人。虛則受者多。受多則成者大。成大則傳者久遠。此君子因咸之象。而以之成性之德也。成性之德。卽至誠。卽致中和。誠則成人成物。中和則位。天地育萬物。皆推咸之用也。山上有澤。源遠流長。山爲之基。澤爲之用。此其成德。足與天地化育同。蓋善于調劑而已。天地大用。不外此調劑之道。春以繼冬。秋以繼夏。卽調劑之最著者。咸之以男下女。以窪上高。正調劑之顯象。故能感而通速。而成雲興而雨施。必在熱蒸之時。氣動而風起。必在悶鬱之候。皆調劑也。而莫非由乎感應。感應既見。功用乃徵。君子以虛受人。實本于咸之卦象。而善推其用者也。

且人情生于心寂靜之時。萬慮俱息。自无感應。可驗。苟一動念。則物與俱至。卽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寂然之時。亦卽靜止之象。惟靜而止。中乃澄淨。澄則永凝。淨則永定。凝定之至。渾然太

虛如鏡。無塵。如水不波。方能鑑物。以辨邪正。此所謂虛以受人者。亦指君子克先。澄淨其心也。蓋卦象艮在下。善止。兌在上。善潤。止而潤。如止水明鏡。雖實猶虛。故多受物。君子以之自虛其中。而後能受人。因己之情。而照人之情。因我之性。而鑑明物之性。是卽彖辭所謂觀其所感之觀。必由虛中得來。虛則靈。虛靈不昧。以應萬物。則雖多无不畢顯。雖遠无不具呈。是感通之用。又可推爲順應之妙法。豈獨謙虛下人。累積成德已哉。博學則明。集思則知。知與明所得。皆必先能自虛。咸之能感通天下。和順一切者。實由此虛字所致。大哉虛乎。佛所謂空。空而後真。真實不虛。必先自空五蘊。老氏所謂大知若愚。上旨遠矣。

咸卦在卦爲咸。有心成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明人天感應之捷也。今當災刲并至。滌氣流行。其感應爲最明。最速。故咸卦以感示其義。无非欲知感應之道。而求所以免災降祥耳。人之相感。如男女相愛。物之相應。如磁鐵相引。惟天與下民之相感。必以氣之相合。神之相通。此善不善所感。殊其祥殃也。祥殃氣也。神所主之善惡行也。神所察焉。咸則无不徧。言天下皆以此感應也。吾人欲求減災免劫。必先知感應之理。與夫得與天通之道。是惟有速向善以立德而已。蓋疫沴災殃陰也。善德陽也。陽可勝陰。福可弭禍。故咸卦以三陰三陽。明其相感之捷。而見陽之

能守以下陰。不爲陰困。卒得超夫群陰而上于巔。明陽之能升。而陰遂伏。卽足見善之能勝。而屈諸惡。亦卽災之能轉祥。禍之能致福。此咸之時用亦大矣哉。讀者勿徒執男女悅慕。而忘却善惡因果。以使聖人牖世救民之旨不明。則雖日讀易亦无所益也。

又曰咸爲感應之卦。凡有所感應者。皆主咸。如人天感召。神鬼感致。无不關乎精神。發乎志意。而後見諸洽浹化。爲調協。如銅山洛鐘之相應。雲騰雨降之相因。皆如咸卦之象。一陰一陽之相感通。而後見其功用也。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足明感應之道。必自二氣所同動而共協。兩情所齊發而俱和也。

同動則無先後參差。共協則見主客匹配。齊發則有內外表裏。俱和則致終始平均。此天地絪縕而萬物生成。男女好合而人類殖育。其功用蔑以加矣。人之情性。時時感應。物之志意。處處感通。不獨男女雌雄已也。卽佛所謂因衆塵緣。亦由此構成。三世一世。兩地一天。莫不可通。爲其悉與咸同。而相感相應也。非然者。感亦不應。動亦不協。發亦不和。爲其无情志耳。故善惡禍福所感召者。必同類利害得失所招致者。必同因。惟同則通。惟異則塞。此卦德爲感。而卦應稱咸。咸則无不同矣。

初六咸其拇

宣聖講義

此咸初六爻辭也。初六在下。爲全卦之始。又艮之下爻。故喻爲拇指。大指也。咸其拇。猶曰所感在下。如拇指之相觸。今人初見。輒相握手。示親近之情。古雖無此儀。而其感情初通。亦由指起。卽情志接洽之始。其所感通猶未深。而以兩者相慕之殷。相悅之切。又當艮止之初爻。不得越禮。以過于狎亵。故所感在拇。略示其已接支體而已。且拇指有手足之別。足爲下。手爲外。下或外。皆屬支末。故俗稱手足曰四支。或四末。今拇指又手足之支末也。雖有所感。亦具意耳。或曰咸其拇。不必以形迹言。如今之握手吻足之狎。但以初感。兩情相協。精神已

及其指尖。如以指之。指揮招致。以手足之舞蹈摩挲。皆情動于中。而行見于外。所謂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者。不必卽以指觸其身近其人。而依稀若觸若近云爾。此不獨初爻爲然。以下各爻咸其某某者。皆當作如是觀。謂情藏于中。不得見也。推其所動。必有所觸近。當依爻之淺深。而得所感通之體物。拇指最淺者。由拇指而進。自益爻益深。所觸近者。亦益進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由四體以達于身膚。由骨肉以達于心腑。則兩情更協。而後相和諧。以達于久大。此凡遇合皆然。不獨指男女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拇指爲支末。所感者猶淺。故曰志在外。此志非指人所欲。乃言情之所及。感之所通。猶曰感在外。如兩人之交。猶泛泛不足與言深。則所感通者膚淺。不過如其拇指已耳。釋者誤爲初爻志在與外調協。實非爻辭原旨。夫拇指不稱手。又不稱指。可見其必有意。以拇指爲指之天者。俗稱人之賢。豈拇指以美之。所謂巨擘是也。則初爻之意。亦不過寓其贊美之辭。言所慕悅者惟斯人。蓋心所思存。不覺拇指爲之豎。可見其情之專一。感之眞誠。則雖一拇指之示意。已足涵蓋其餘。不過爻猶未親。識猶未稔。不得視爲感之入內。故

曰志在外。志固存于心中也。今動于拇。豈非外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宣聖講義

此咸六二爻辭也。六二在下卦中位。爲內正位。以咸所感漸進。由拇而及于腓。是所感通之情既深一層。所接觸之體亦進一步也。腓者肘膝之下。肥壯之部。以六二雖正位。猶近下而爲陰爻。所接觸者。亦支體也。且腓字從非肉。可見其體微末。非身要部。祇以感情由外而內。由下而上。由拇之進乃至于腓。如出入由戶。行道由階。乃其所經地。非志所存。故雖有所感通。而不占吉。且爲凶。爲其非正大體物。不

足以言交際者也。譬諸男女相識。必以禮相待。而欲把握其肘膝。揜擗其腓部。是褻侮之行。近于淫邪。不合于禮節。故占凶。然凶指感言。苟反而自省。不履邪僻。不行淫蕩。而自守其操。以保其貞。則可轉占吉。居吉者。猶曰居貞則吉也。略一貞字。六二內正位。以柔居柔。自宜守貞不失。而不肯急于求合。更以位之所當。時之所宜。尤有可守可貞之道。在非初爻之比也。故從咸而圖近則凶。從位而自感則吉。吉凶各半。視人自辨耳。蓋咸爲卦用。位爲本德。卦用可變。本德不可易。君子因變制宜。不忘所守。知者順時應變。不違其居。是以雖處六二之凶。而仍克協居貞之吉也。況六二爲艮正位。上有剛爻。剛柔相盪。

則感腓成凶。以柔行剛。則居貞。雖吉。此二者所別。在行與止。應乎上。則行。守其位。則止。艮止也。全卦之德。用全在善。止情動而不乖于性。感協而不越乎禮。有艮止以全其貞。堅其守也。故徇情則咸腓。而瀕于淫邪。以占凶。守分則居貞。而保其正位。以占吉。咸之爲人道大本。人倫首規者。正以其有位可守。而能全貞以善止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言六二以柔居中位。是其順以因順以應時。則雖凶不害。爲其能以柔劑剛。而保其性情。孚于利貞。故不害者。指行

止得所宜。而咸之大用。仍不悖。蓋能先有其守。而後推之于行。先淑其道。而後致之于用。故克居吉。以解免于咸腓之凶也。猶男女以禮自防。雖兩情愛悅。不足害其貞。雖行止親近。不足害其性。以其先守其位。全其節。如詩關雎樂而不淫者也。則雖感通至于下體。亦不足爲狎褻之行。淫邪之害。是不害全在能順。順其固有貞節。守之弗失。順其本來柔道。推之弗窮。故曰順不害也。

〔宣聖講義〕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此咸九二爻辭也。所稱咸其股。與初二爻之義相應。初爲拇。二爲腓。三爲股。皆明所感通之物。由外而內。由下而上。志意漸近。形迹漸親。

而兩情父子。愈見其密也。稱股肱言。股肱者。身所役使。爲行動之助。人有所爲。必先藉其力。故俗稱臣佐爲股肱。得其輔弼。曰臂助。皆咸其股一節之意。不過股肱雖爲身之一部。且助人行止。動定。以遂其志意。却非能自立者。必依心之所思念之所發。而後見其功用。九三之于咸亦然。咸既以感爲用。是必先從心所欲。心爲君主之官。在卦象爲五爻。在卦體爲中爻。九三雖居中。猶非心膂之處。故僅有股肱之喻。執其隨者。卽言股肱之用。不外隨人心所使令。而供其執事耳。隨又遂也。俗稱手足不仁。曰不遂。或不隨。是已失其職。而徒有股肱之名。果非病廢。則所用在隨人心。行止動定。皆稟于心志。而如臣

佐聽命主上。故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乃手足之用。股肱之職。指揮如意舉措隨心。而在咸卦全體大用。亦復以九三爲隨人之地。聽命之物。卽屬隨人。則不得擅專。旣屬聽命。則不得有所先。故九三之咸。雖已親近中心。宛轉從令。却不得自動自止。故爻辭占爲往吝。言吝于所自爲。而必守候心志之驅策也。正如臣僕之徒。不得自由處置。而冒昧爲之。必有所吝也。吝猶滯澀。如有而不肯予也。卽言行止有所限。如出納之吝。有司所督責者也。以咸之感通。必直接于其主者。若從紹介奴僕左右使役之人。將无以孚其情志。雖由遠而近。由疏而親。當亦必有資于股肱之助。左右之提携。而其行終不得暢達。此卽

吝也。尤以往必有吝。蓋被動者難使自動。來尚可爲傳導接待之功。若竟命其往。是自逢其吝也。此往字與來字相對。往發于己。來始諸人。應酬之間。必先辨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咸其股。雖已隨。而非中心也。故不處。卽不可留止之義。處猶居也。六二居吉。九三則不處。言陰陽爻位異也。而下卦爲艮。有止義。九三以陽近上。兌之一陽。重剛失中。如乾九三。是以反艮止之用。而上隨兌說之行。陽升而好動。且喜近陰。故不知不覺。隨

上卦而流逐耳。然九三本艮之上爻。卽主爻。爻居中爻。宜爲自動之象。而今反隨人被動何也。則以咸之天用。原在兩情交慕。男慕女。故陽樂隨陰。而所感在股肱。仍屬四支末體。既非中主。自難免于隨人。乃剛以柔行。陽以陰利。故志在隨人。亦極則變之例。重陽變陰。遂以下役爲其分執者。猶守也。其所守在下役。如股肱之任。服勞聽令。乃其職也。論語所稱五局。執執射乎。執御乎。此執字與此同義。所執旣卑下。如廝役。則惟志于隨人。猶股肱之隨心而已。隨人之事。雖在咸爲然而他卦之爻。亦復不易自主。蓋二與五同功異位。而三多凶。五多功。正以三爻處位不易。不獨乾九三之乾惕若厲。如咸之九三。以

介乎兌艮之間。又緊接九四五陽剛。乘其所執。反下而易致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童童往來。朋從爾思。

宣聖講義

此咸九四爻辭也。九四在上下三陽之中。又爲卦之中爻。故有象人之中心。而爲咸卦主用之地也。貞吉悔亡。以內外相協。則吉。徇志遂物。則凶。故以貞吉爲先。內貞外悔。九四外卦易悔之地。但以內卦相孚。乃得貞吉之占。正謂男女相悅。先能守貞。自无後悔。故曰貞吉悔亡。童童二句。乃指明中心爲全體之主。而環于左右。超于前後者。皆

候其命令。以從事于所執也。童童往來。旣衆且紛。朋從爾思。蓮類聽命。言如人心之役使百體。均惟所思而赴其事。執其業。且童童一句。又言心思之紛擾變幻。出入无鄉。如走馬燈之往來不定。而所思爲正爲邪。爲理爲欲。皆當辨于心中。定于志意。以充咸之用。而見感通之主效也。感通惟心。心所主惟思想。所施惟行。與止上兌則行。下艮則止。上下之間。往來不已。此即一句之所取象。而爲咸之所最宜明辨者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童童往來。未光大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文辭之義也。咸爲感。所感有利有害。即俗所謂善感惡感之意。九四所感。已及一身之主。心之所思。情隨之動。兩情相協。心爲之同。所謂兩人同心。其利斷金。心同情達。自无所害。而能與下六二相應。陰以父孚于陽。下以申致乎上。故有貞吉悔亡之占。貞指六二得守。悔指九四。有九五之下。眷而能慎。思篤行。乘剛不伐。居上不驕。自免于悔。故以九四主全卦。非如既濟之六四。而孚泰之既平。以達乾之乾惕无咎也。然九四感固利矣。尚非正大之行。以其徒存諸心。未見于事。雖情殷意摯。而不能竟致于外。雖懷一抱誠。而未得先通其人。故徒童童往來。心之所思。展轉反側而已。釋文稱爲未光大。卽指人。

九四雖紛紜其念。而不克光明正大。施之行事。是感之已至。而未卽通。父之將達。而未卽孚。如男女悅慕。心已相印。而禮未備。情已相協。而迹猶疏。慎以處之。不敢有淫亂之嫌。禮以持之。不欲成私奔之害。故心思雖憧憧。不能自己。而行止則未見光大焉。夫咸主用在感。不在父。在相慕。不在匹偶。因感而後父。因相慕而成匹偶。是咸以後事。非咸所專指也。故九四爲全卦之中。不過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以見其感之極。而情之至而已。矧由辭言貞吉悔亡。尤不得不守貞持禮。以免于悔。此聖人易教之微旨。若彼邪淫士女。則將失貞遺悔。以至于自害害人。咸九四之未感害。正由其行未光大。雖思而无邪。不違。

于詩三百之訓。故釋文未光大一語。乃贊九四能達咸之用。非惜之也。讀者勿以九四中爻不見光大之行。謂爲易辭之貶。方不失聖人之原意。因九四雖人爻。而非正位。古者男女婚嫁。必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九四无之。宜其徒有思念。而不見其光大之行動也。

宗主附注

序卦以咸主夫婦之道。而咸卦爻辭僅及所感。未言成偶。九四釋文。且有未光大語。是咸雖發男女相慕之情。却未備夫婦成匹之禮。故九四感至于心已爲極中之地。九五上六。又由中而外。在卦爻。不過述感情之動。而推其用。則已兼及交往之行。婚配之志。蓋

男女不可苟合。情欲不可越禮。因情動而制之以道。心愛而準之以德。則既有悅慕于前。自必成匹配于後。夫婦原以義合。情而得中。謂之義。性而得和。謂之仁。仁義者。人道大本。故情發而適中。行見而孚禮。方爲咸之正用。此咸因男女相感。而率爲夫婦之道所本。有其內必形于外。存諸心。必見于行。九四憧憧之思。朋從之志。皆情之所發。心之所存。雖初未卽于光大之行。而終必有顯明之事。蓋所待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夫六禮之周。衆品之備。是則明正大之行者也。故夫子講至此曰。夫婦爲咸。九四以後事。非咸。九四以後之事。亦卽禮所傳。婚嫁之儀節。而皆將一一見諸光

九四卽有夫婦之名。此未光大句所由來也。仁至義盡人道始全。徒有感情。尚違于仁義之行。故九四雖已感通于心。仍不過憧憧。

爾思而已。讀者勿以序傳而有疑于夫子之言可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宣聖講義

此咸九五爻辭也。九五居外卦中位爲全卦主位。雖非如九四爲全卦中爻。而以位正得時地之宜。其用較諸爻爲正大。脢背也。背脊之中曰脢。心居內。脢居外。以九五陽爻。外卦中位。故取脢爲喻。咸其脢。言所感至于背。是又由內出外。前各爻皆由外向內。由下向上。至

九四至心已達中極地。更進則反向外。至上六則更及于面矣。脢爲背肉最厚。骨最重。雖居外而與心表裏。且爲心之衛。身之憑。人物之能動作止息。其樞機皆在脊柱。如无之。則行止坐立均不能矣。咸脢之意。固以所感至厚重處。亦樞要地。且凡親近和睦友好。輒拊背而語。老與幼。強與弱。撫背而命之。有撫循慰藉之意。親密溫和。相憐相惜之態。故咸脢乃感情更深之象。而因相得益彰。相應益切。與九四之所占。亦時相孚合。爲其皆爲陽爻也。九四爲悔亡。九五則无悔。明九五較九四又進矣。悔亡有悔而能免。无悔直无之矣。蓋九五得正位。居正行。正是光明之象。因感而由心推之于外。可見已誠于中。所

謂蓋于面見于背者皆由中之口誠。九五得九四先誠其意今又以位正時宜是直正其心矣。誠意正心爲修身齊家之本。此大學之次第亦人生行止必經之級。身家必有之行故无悔。明其无所悔也。事之不慎于始終必有悔。行之不循于道動必有悔。情之不因于性發必有悔。善惡之辨邪正之殊審有未精識有未達皆易致于悔。九五皆免之矣。故无悔所占乃咸大用告成之日人倫之本人道之基固切无不宣此无悔所占乃咸大用告成之日人倫之本人道之基固不得有悔夫婦之好室家之樂雖沒齒亦无悔焉此九五无悔之義實咸卦最要最大之旨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末猶外也。本爲內末爲外。九五咸至背脊。已由內心而出外之象可見其志亦由內之表。人身腹胸爲裏。背脊爲表。由心達背。卽由裏達表。感至于此。情志亦隨之。故曰志末也。且咸以感爲用。旣由外而內。復由內出外。表裏通徹。情无隔閡。可見感又已進一層矣。然進者退之機。愈進不已。勢必至于退。旣已達心矣。不退而向外。則惟有止於心。然咸之志將有成也。情已浹。則將徵于行。心已通。則將致于用。此咸以男女相感。而終將成匹配爲夫婦也。末雖

對本言而實則指儀文之事。表面之所爲。猶文飾之類。有諸內形諸外禮。以誠爲內。而儀注節文則外也。兩心誠摯。必待諸表面之儀文。而後克諧夫婦之分。此志末二字。非謂感之反遜于前。實明禮之必繼于後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宣聖講義

此咸上六爻辭也。輔頰居口外。舌居口內。所感由下而上。至于口舌。言爲心聲。亦由心推而之外也。蓋咸上卦兌爲口舌。爲說言。上爻乃兌之主爻。故見象于口舌也。以咸之用。先發于心志。繼達於語言。終

乃見諸行事。口舌說言。介乎二者之間。心之所存。必發于口舌。情之所通。必藉夫言聲。前已言之矣。上六爲全卦之終。乃咸用已盡之地。則所感于心者。將出諸口。所感于身者。將述于言詞。則由此進而諧其匹配。成爲夫婦。實亦有需于口說。有待諸言文。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乎問名納采之致辭。親迎合巹之執禮。莫不有賴乎口舌說言者也。故上六雖爲咸感之窮。而其達夫咸感之用。正居要也。兌之所主。卽重在口說。而下與艮之止定。一動一靜。表裏呼應。以全咸之大用。正由此上爻致之。不過上爻之用。必先得諸爻爲之本。若徒依此爻而飾言誑語。以呈其口舌。則又非咸所需也。故咸卦之義。取艮

爲本。有止有守。而後行无不宜。苟忘所止。而不能守貞。則雖巧言如簧。甘語如蜜。徒成其奸私而已。尚何足語于人倫之始。人道之本哉。故爻辭不著吉凶。明其爲吉爲凶。視所言語與孚于心志。音聲果通于性情。否耳。聖人制易以善爲歸。若行止皆善。則何凶可言。若不善。則何吉可言。此上文不著吉凶之微旨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滕猶張也。謂咸至口內外。實爲多言之象。以口舌說言見長。足見所感已末而又未。卦用既窮故也。然有各爻立其

本。則上爻之末。不過本之一用耳。故亦无所害。男女夫婦之間。亦有賴于口說。以通其情感。推而至于君臣上下。朋友兄弟。又何莫不需平語言。以致其情感哉。故上六之感。實爲最多之用。亦爲全卦告終之一爻也。人之相悅。物之相求。皆需口舌說言之爻。和則有其情感。于先者。必將達其言文于後也。不過舍本逐末。則將无益而又害之。上六終則復始。始終不渝。謂之信。故信字從人言。明其言說必如一。而必有其內也。讀者細釋全卦之辭。則可知聖人立教之深意也。

未必先立其本。然後不爲言語之愆。如人必先誠信。而後片言九鼎。果誠信不立。巧言善辯。何濟于事。徒增益其過失已耳。詩所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即上六膝口說之意。既不能自反。則笑言徒甘。信誓徒重。人將疇聽之。故巧言令色爲鮮仁。強辯飾非爲背道。言僞而辯。辭曲而詭。皆小人之尤。君子所恥也。咸至上六。既以口舌爲所感之處。則其致用不過言辭信誓而已。苟有其本。自可使人服從贊美。若本未立而徒口說是謄。更何有于咸感之用哉。故後人釋之者。指爲咸用已窮。不揣其本而求其末。則口說縱善。祇加其罪。如戰國游說之士。徒以辯投時君之好。雖富貴

可立致。而其後所遭戮辱。亦非尋常。是正如僅取咸上六之用。而忘先固其本。咸之有艮止在下。卽爲示人以有本。有本有守。而後可用。可爲人道之基。人倫之始。皆必如是。不獨男女情感已也。

宗主疏述

周易上下經。分自文王以前。未有此制。故伏羲古易簡而一。連山歸藏變而紛。至文王重整理之。改其舊序。別爲二篇。斯即周易之所成。實異乎以前各易也。周易上下經。純本天人之界。劃爲天地人物四者。上經言天地萬物之始生。下經言男女配合之次序。實爲揭其要。上經述天地之生化。下經明人物之始終。故序卦傳首

周易因天道以立人道之本。基于造化自然。以開人倫禮教之規。而見周代之治。莫非以易爲法者也。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天道具備。下經則首之以咸恒。終之以既未濟。人事乃齊。天人合同。世道以見。咸卦爲感。言二氣之感應。爲男女相悅之大則。恒卦爲久。言生息不已。爲人物生生不絕。以成世界之大原。及其至既濟也。則明人生之有窮。而迄乎未濟。則又推演物極必反。數終復始。窮而不窮。盡而无盡。以復于太極。歸于乾坤二元之先。于是與上經成爲一大環。周而復始。塞而復通。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仁義禮信。制用不拘。故合之爲全德。分之爲半壁。乾坤坎離。如四柱。震巽。

艮兌如四隅。以共成一室。而人物在其中。上經僅及四柱。有方而未圓。下經始述明四隅。極規復有矩。此下經之用。實繼上經而推之。至无盡也。不有人物。何有天地。如一室內。徒四壁立。何能適用。如一果實。徒殼何以延其生。故人物之生化。即天地生存之根原。天地不自生存。惟以人物之生化見其德。人物不自生化。惟以生息不已。昭其功。天地无盡。人物无盡。世界亦无盡。而後天道以明。人道以久。觀乎易。下經之卦用。即可瞭然此旨矣。

恒卦 三三巽下 震上

宣聖講義

易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次之以恒。恒久也。見周易下經之序。咸恒相繼之由來。不獨以卦爻往來所關也。恒上震下。巽亦上下相對。與咸同。咸爲艮兌。在西北與東南。恒則一居西南。一居東北。此就先天卦位言也。若後天卦。則震爲東方。而巽居東南。二卦相接。與先天對立者大異。蓋以後天五行。震巽皆木。木屬東方。故同在東。咸之後天方位。上下猶相錯對。然以洛書位次。坤艮異位。則艮兌亦復相聯。上下相聯。情志必合。故咸爲感。而取喻于男女相投。恒爲久。而

取喻于夫妻好合。由卦先後言。咸爲人道之始。恒則人倫之成。夫婦克諧。家室乃固。人生孳息不絕。實以恒之繼咸。而開家道之基。奠人類之本也。以卦象言。震爲二陰一陽。巽爲二陽一陰。合成三陰三陽。剛柔均勻。交錯得當。有如泰卦。蓋以初易四。則地天泰也。震爲雷。巽爲風。風雷相薄。而男加于女。以震爲長子。巽則長女。其分同其位匹。故如咸之少男少女。易和而克。配合長久者也。除咸恒外。則爲既未濟。中女中男。相當相得。而爲人物生育發展之象。却不限夫婦男女也。與恒反者。爲風雷益。與咸反者。爲山澤損。損益既濟。未濟雖皆三陰三陽卦。而因上下易位。情志乃乖。既未濟姑弗論。益之與損。正猶常古不變。恒之爲常。正以其如既濟之定。永不變易也。

恒之與咸。咸以男下女。損則陽加陰。恒以剛勝柔。益則下抑上。此四卦各致其用。而皆不同也。恒以長男居外。長女居內。一內一外。分別治事。如此夫婦治家。分司内外之象。而卦爻上多陰。下多陽。以多從寡。故震巽各以其道。而致其功。震動巽入。巽弱震強。兩相和洽。以劑于本。此所謂天道之天則也。人取之以爲法。故名恒。猶常也。三綱五常。千古不變。恒之爲常。正以其如既濟之定。永不變易也。

傳稱咸速也。與恒久亦反。速言其驟。久則永也。速志其捷。久則迂也。以咸象少男少女。情熱而意促。恒則象長男長女。心平而氣和。故其用各不侔也。然以恒震動于外。以陰之表率。巽順乎內。以爲陽之樞。

從是學于人道之正。而原有可久可遠之義。如咸則以男下女。以陽逐陰。反其主從。是固不可久遠者也。不過咸取感通爲用。僅在初爻之時。又以良善止情動而弗越禮。故仍爲人道所本始。恒爲震在外。以剛行剛。幸得巽順。以柔濟之。方克諧和永久。以齊其家。而大其姓。故夫唱婦隨。家道之正。男女外內。人生之防。此固準情酌禮。而爲治世之大則也。恒之爲用。有喻于日月。常明晝夜不息。以成其悠久之德。爲其能代明也。日月非同時明者。同時爭明。則反不明。惟能相繼代明。始順承天道。而永久常明。恒之能恒。亦以巽能順震。柔能濟剛。剛不相猜。各成其用。此所以能久也。蓋上下陰陽恰相匹配。內外情

志。恰相孚應。而中互兌乾。爲澤天夬。與天澤履。夬則快于心。履則立于禮。是情已暢。而性不失。德已固。而行有防。宜其恒久而不變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宣聖講義

此恒卦彖辭也。恒以久爲用。凡可久者必亨。不亨則不久。天地之道。以久不變。而其德用。以亨不窮。不息則久。不窮則亨。人物亦然。恒之能恒。正以其亨通不窮。故四德首亨。與咸有相同。皆以情之動爲用。之先也。咸爲少男少女。愛悅之情。初動于心。恒則長男長女。和樂之情。終成于事。既爲人情所發。天下莫有不應。既爲兩志所同。天下莫

不相從。故其亨也自然。而可推之久且遠。以迄无盡。此亨之所見也。天下人物衆矣。苟情動以正。而處之以和。則无賢愚貴賤。莫不由是以成其匹配。大其族姓。此所以爲大亨也。以不屬先天。不必著其性于外。故四德亦略元。明乎夫婦之道。非如父子發于天性也。亨既爲之首。則推之行止。罔不順成。故占无咎。既進而亨。退而无咎。可久可遠。可爲可守。故行孚利貞。亨之道。充乎性情者也。乾曰。利貞者。性情也。有利足以和義。立家道之正。有貞足以幹事。守人道之常。此恒之爲家道人道之天本。而一切皆見夫利貞之德也。四德有亨與利貞。且占无咎。則進退有常。行止有方。而卒致其用。更有利于行。故曰。

利有攸往。蓋恒以可久成德。可久必可大。可大必有爲。有爲必有行。利有攸往。言其克充其德。而致之遠大。傳之无窮也。以震動于外。而巽順之。剛見于表。而柔濟之。比于夫婦諧和。家室燕樂。則由齊家推之。治國平天下。无不隨措而宜。所謂宜其家人。可以教國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皆推恒之用。而可證其利有攸往也。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宣聖講義

此釋彖辭之義。明全卦之大用也。言恒之命名。以其德用之能久。何以能久。則由卦之剛上柔下。因咸爲男。下女陽。反在下。今恒承之。陽出于陰。女下于男。乃爲剛上柔下。以共致其能久。恒之德用。剛上柔下。有二義。上爲震陽也。下爲巽陰也。一也。震自咸之艮。變而上升。巽自咸之兌。變而下降。二也。故曰剛上而柔下。以一而字。明其所自變也。雷風相與。雖先天居對位。有相薄之象。而後天則連接成相與之情。以震巽同爲木而同方。上下相連。終始相續。震起巽止。剛表柔裏。如日與月。晝夜繼明。如冬與夏。寒暑繼行。以孚于天地。承順清寧。以

契于性命。動靜利貞。此其所以稱恒。而克達其久且大之名。恒。旦也。在天則曰月。連旦。在地則水陸連旦。在卦則震巽連旦。在用則剛柔連。旦。連則不絕。日則不歇。不絕則終始如一。不歇則變化无迹。如人之至誠。永不息。知道之至一。永不二。以二合一。以柔濟剛。斯成恒久之德。而乃孚于天行。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言恒之陰陽。恰得其平也。上下相匹。往來相翕。內外相協。終始如一。此由其上下震巽相應也。二者皆以木旺于春。致其生成之功。達其繁育之能。順其和諧之情。遂其進退之心。故恒彖辭稱爲亨。无咎利貞。以恒克久于其道也。惟亨而利貞。宜其能久。以其和于性情。宜其孚于道也。道賅天地。

天地一成不改。是其恒也。博厚高明。振古常新。是其悠久无疆之德。而克稽恒久不已也。因恒而久久而遠。遠而大。是以利有攸往。言雖持久而不自畫。有常而不自囿。是以日進不已。而成其恒。終則有始。如天之行。寒暑往來。日夕晦明。皆以其恒而能進。久而能新。此卽終則有始之德用也。苟終而不復始。是窮于其終也。安得謂之恒乎。如歲盡不春。夜盡不明。是不能恒。安得久且大乎。人或以爲恒則不變。而不知變乃恒。或以爲恒則不進。而不知進卽恒。然變而不失其常。進而自順其方。正天地之道也。可徵夫日月之光。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此天道之恒。以其能順變而循序以進。合德。

而相與代明。故以變成其恒。進遂其恒。聖人則之。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聖人至誠无息。以配天地之恒。而德業常新。教化永存。正人道之恒。仍不外夫剛柔相應。終則有始。以孚于亨利貞者也。觀其所恒一句。以明證恒用之大。而恒之所發。則莫不昭其情。情動而正志。合而光明。如夫與婦之齊其家。以延其宗也。此人之恒。亦人之情。推之天地之情。萬物之情。皆可于此恒中見之矣。

宗主附注

恒卦義爲久。以恒字從亘從心。古亦與亘字通。亘有延長不絕之意。如連亘橫亘互。皆指長遠連接之象。亘古猶永古。亘天猶連天。

而恒又明。指人有常心。永久不斷息者。如恒心。恒產。皆長久持守。不失不斷之謂。在卦言。震巽合。震動而巽順之。陽舉而陰從之。故能永久相隨。不致中途間歇。此易教以之比夫婦相處。由兩情相協。而成百年偕老之緣。兩志相投。而啓一姓繁衍之業。是因其有可久之道。而後成能久之行。故名恒。言其心如常。而行止如一。雖經歷事故。而此心不渝。故字從心。亦明其必先有恒心也。恒與益。一正一反。恒則就上。益則就下。恒則益陽。益則益陰。以其兩協。而能共成德業也。由恒言。夫唱婦隨。家道之正。由益言。上安下樂。世道之平。此二卦皆取相得益彰爲用。而所成可同久大也。恒則可

久。益則可大。可久可大。人生德業。孰有愈于此者乎。此恒繼咸。立家道之基。繼人道之本。而爲易下經之首。實有其故矣。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宣聖講義

此總釋全卦象辭。以明人道也。恒爲久。必先不變。而德尤以能久。不變爲本。二三其德。則事无成。信不立也。晝稱咸有一德。恒繼咸而明其大用。亦以一德爲則焉。傳曰。恒德之固也。恒以一德。可見恒之爲德。必一而固。能一則始終可守。能固則動定不移。蓋卽立不易方之謂也。立不易方。言其有守有爲。慎終如始。處變而不變。應常而如常。

此致中之功用極之道也。故稱君子。爲其德足稱夫恒。而行可協于咸。有一德者也。雷風之合。剛柔之和。乃能立不易方。反此則否。故風雷益上爻辭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更足明恒之可貴。而見辭義必本諸卦象也。以卦象雷風相薄。風從雷爲順。雷下風爲逆。以震陽巽陰。震剛巽柔。陰必隨陽。柔必協剛。如恒爲正。若益則反矣。況益上爻居窮地乎。故有立心勿恒之辭。明其與恒恰反也。恒爲常爲久。必先不二方能常。先不變方能久。以一則紛變則改。紛則難守。改則難持。此君子因恒而志于立不易方也。夫立必有與立。性命之正。道德之全。固爲人所守持者。而非故使不變不二者也。蓋能以常御變。以一處一則。雖變不失其守。雖衆不紛其心。卽以恒卦象爲本則也。雷風豈无變而不紛者哉。惟天能以不變不紛。用其變與紛耳。雷鳴而萬物動。風起而萬物揚。其變與紛。蓋可知矣。天道却无所谓其變紛。以天之能恒也。故雷必鳴于春。風必定其向。非時爲害。非地爲災。灾害者。非天之常。君子所警畏者也。時地者乃天之常。則君子所師法焉。此立不易方爲人道之恒。亦以合天之恒也。

以互卦言。中互兌乾爲夬履一卦之象。外互坤乾爲泰否一卦之象。皆恒卦包含其道者。不獨與咸爲往來。與益爲顛倒也。由夬履言。用多取履。以震在上。與兌爲比。故有立不易方之辭。謂履立也。有所立

必本乎禮。履禮也。不易方。猶遵禮而固守之。持躬之道所先也。依外互爲坤乾。義取于泰者多。而震自坤化巽。自坤出。坤有定方。已見坤卦講義。爲其靜順先利貞。故六二爻辭。以直方大爲德用。明其有守不移。如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而致其一用其常。以孚于悠久之道者也。故恒象辭概括其義。而揭示不易方四字。使習者知恒之有通于坤與履泰三卦之用也。震本長男。一陽在上卦。巽本長女。一陰在初爻。以卦爻言。陰包乎陽。以上下言。男先于女。二者相得。宜其有所立而不變。有所守而不紛。此立不易方。不獨人道當然。天地之德亦必如是。如天之歲時寒暑以調。日月明晦以度。如地之方位溫涼以

辨物產水陸以分。皆有所宜而不能變。有所至而不能改。此卽天地之恒。亦猶人道立不易方也。夫立而易方。是不信也。行而无守。是不貞也。皆與恒反。爲其不克久而當。止而順也。剛之見也。必有其一定不移之方。柔之昭也。必有其永守不失之位。此道也。易之大則也。恒以剛主外。柔主內。故用有守而能久。立有道而不易方。非強之也。聖人爲辭。純本天地自然之德。陰陽至定之序。故立不易方四字。乃本恒象而來。非故爲之辭。讀者要就此義從卦爻求之。方明易象之微旨。易辭之精義耳。

恒象辭最簡。而意最宏。爲其孚于全易之旨。能探其本而推其用也。蓋易以不易主變易。不易其常。主易其變。常變之道。一以貫之。立不易方。正其不易也。而能廣恒之德。以成君子之行。正其以不易而主變易也。天不變。故御萬變而不窮。道不變。故應萬變而俱當。此恒久之由來。亦聖人至誠无息之所本也。惟其不易。乃能不息。若時易。是所謂逐變而化。瞬息不存者。豈能以觀事物之變。爲紛亂之宰哉。故不變。方能應變。不易。方能隨所至而成其德。此立不易方。非无所爲也。正以无爲而无不爲。如立于至中。則八方皆歸一覽。若自无定所。更何察身外之事物。明時地之宜否耶。故立故傳稱爲德之固也。

身處世。皆當以恒象辭爲法。而因時之變。處地之非常。當事之轉移靡定。則尤宜謹記此語。毋徒置身紛亂中。而不自拔耳。言立已亥行。有所立。方可推之于行。立若无定。將何以行。恒卦以是爲義。故傳稱爲德之固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宣聖講義

此恒初六爻辭也。恒以震巽合。下卦爲巽。初六卽巽初爻。巽風也。初在下。風行向下。有深潛之象。初二爲地爻。初猶在地中。故乾初九爲潛龍。而恒初六則爲浚恒。浚猶潛也。浚土使深。如浚井取泉。浚穴藏

物皆掘地深入之意。巽爲入。風又善入。穴空乘風。隙裂滲氣。明風之遇孔必入也。初爻處地中。故有浚入之用。且以在下之陰爻。陰主降。已居極下。再降勢必深入地中。故浚恒。言其深入以成其恒也。然卦之天用。非徒本巽之入也。必上協于震之動。非徒取陰之降也。必外孚于陽之升。以卦德原自初始。至上終。從下而上爲大則。由內而外爲大用。今浚恒反于此義。既悖卦德。又違震用。雖合于巽之入。陰之降。將無以繼其後。則何以全恒之用。濟夫上之震。外之陽哉。是以巽言浚爲利。以恒言。則浚爲不吉。爲宜進而不宜退。宜出而不宜入。宜升而不宜降。宜推之外而不宜返沉于內也。故占貞凶。夫貞爲守固。

爲持堅。原非凶也。而以初六知入而不知出。知沉而不知升。徒蔽于貞。而不克推其利。是忘上下相維之志。而生內外相携之心。是以凶耳。既凶矣。自无利可言。以其不良于行。自不得有獲于外。潛而且陷。入而且錮。降而永沉。內而不復知外。已失中和之用。更何利之占哉。故貞在他卦爻多吉。而恒反凶。正以巽已入矣。陰已降矣。今又益其道。而浚之執其義。而貞守之。則其凶而无利。已可見矣。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初六在下。原勿用之地。又係陰爻。宜自振之時。

今乃以沉潛之情。求深邃之行。致與上遠。與外違。若非在恒。則將沉淪而已。終于不拔。是自棄也。釋文以其始用而求深入。明其罹貞凶之占。无攸利之果。不宜入而自入。不宜沉而自沉。非求深于始。而无獲于終。卽昧夫進退之義。悖于中和之道。而徒以柔順爲志。藏密爲能。是其害之成。由于誤解巽之用也。巽本賅進退之用。而有風行善變之才。又兼以震之奮迅。有飛騰成物之德。初六雖在下。不得悖此義。而貿然求深也。深與淺對。求深者必忘淺。內與外對。志內者多忘外。皆偏也。況初爻始用宜淺。而所行宜志于外。若反而求深內。猶深閑固拒之意。勢將不能與震合德。大悖恒卦之旨矣。恒之爲道。以久

而不變。然體用異也。用必求其速而變。卽巽之本德也。初爻用之始。卽違之。則全卦之用。將敗于一爻。是其爲貞反凶。爲深反无利。與以上爻爻殊也。夫求者志所欲也。必德用不足而後欲之。巽善入而陰善降。无求深之要。而有向外之需。乃自求深以拒其外。是自絕于震動之陽。徒深藏奚用之。故宜藏則藏爲利。不宜藏則藏爲害。宜深則深爲吉。不宜深。則深爲凶。視乎時地而異也。深固非凶。貞亦屬四德之一。徒以初六時地不宜而已。讀者勿疑其辭而忘其通可也。

且浚恒貞凶。乃取卦位之變。而推其用。不獨以初爻在內也。先天之兌。後天巽位。先天之震。後天爲艮位。而後天之兌。履先天之坎位。後

天之坎。履先天之坤位。而先天巽位在後。天坤居之。是凡涉此數卦者。皆有爻互變通之用。與乾離艮震卦之相通正同。故天火爲同人。水地爲比。此其顯者。今恒因卦位之變。巽乃變兌。而加于坎。以成澤水困之象。與水風井相通。故有浚恒之稱。浚取澤與井爲物象。言浚之爲用。非澤卽井。而其直接受之者。則水與土也。水坎主之。土則艮。坤主之。恒之初六在下。又互艮象。其爻爲陰。乃坤本爻。故有困與井之用。困爲水有所壅。而不能暢流。井爲水沉于下。而不得蒸化。皆失水之大用。是浚恒雖冀其久。而失其用。雖求其流。而失其大化。雖守其內。而失其中和。故曰貞凶。明其不當守而守。不當深而深。是悖夫功哉。此釋文責其始求深也。

宗主附注

時地之宜。而不克卒成恒之德用也。恒以震巽合。雷動風行。本爲善變而能振作者也。今反自類于澤與井。以成其困。則將何以致恒之功哉。此釋文責其始求深也。

恒卦彖辭稱其備三德。有亨利之占。而爻辭則多凶吝。且不宜于貞。何其相反如此。蓋恒爲上震下巽。雷以動爲用。風以變爲德。動變不居。則德用无常。故卦名恒。正以其不易恒也。天地以恒而久。

而能先用其變。以制其動。傳曰。恒以一德。又曰。恒雜而不厭。以此二語。即可見恒之爲恒。包括變不變、動不動二義。人道因變以求

不變。因動以志不動。乃有立不易方之象辭。卽所謂處變而不隨變。順動而不亂動。蓋本于天道无常。人情不一。而求其所以常。所以一之道。以致于德之固也。而期于恒以一德之效。則雖雜而不紛。吾心雖不厭而能足吾志。如雷動必以時。風變必有方。方與時者。動變之軌。而卒致于恒久者也。故爻辭不吉者。因乎動變而不能自守也。彖辭吉者。鑒于方時。而終有所持也。二者異同。不外性與情。內與外之別。本乎性以一其內。則恒而吉。依乎情以紛其外。則雜而不吉。是在人自致之耳。

又曰初六浚恒之義。尚有未盡。浚與濬同深也。掘土使深也。而土

深必有水。故字從水。如浚井浚穴之類。皆去土以蓄水之用。又如河沼淤塞。則浚之。以去泥而多積水也。是浚之用。必因土之多。水之寡。去土以益水。而志在利用水之運行與積蓄。皆有所爲也。井泉之深。足以供汲飲。河沼之浚。足以便舟楫。水蓄則用大。水深則利溥。如灌漑之備。洗濯之需。又其小焉者。其德則見于坎與兌焉。坎爲水。兌爲澤。水流則坎之用。水止則兌之功。因其流止之殊。遂有動靜之異。浚者欲其止而能流。靜而能動。合坎兌之德。以竟夫天一生水之旨。而充夫乾陽利涉之行。是卽推恒之用。以見天地悠久之道。必備水土生成之功也。故恒初六以浚恒稱。實非偶爾。

求深者也。然深固可成水之德用。而徒止而不流。靜而不動。又足以阻水之功。是以有貞凶之占。言其雖浚无補于利涉。雖深无益于潤澤。徒求深于始。而不克成廣大之用。雖志浚以恒。而不及化蒸之行。是其貞爲不宜也。巽與震合。比于坎與兌。則恒變爲困。困將安爲。是其凶由于困也。反困爲節。則有約縮自足之義。亦无以體恒久廣大之心。是初六之浚爲不宜。而求深爲不當也。讀者須合坎兌困節四卦參之。方明貞凶之由來。一陰一陽之變易。而升降動靜係焉。一初一終之交互。而利害得失辨焉。此恒初六之凶。非貞之咎。浚之過。乃時之非。地之異也。始而求深。則終將不達。內

而自浚。則外无以推。反其道以用之。則利害吉凶。隨之改易矣。

九二悔亡。

宣聖講義

此恒九二爻辭也。九二居下卦之中。得內卦之正。乘時當位。德成業大之象。則異于初六之沉淪在下。困守于內。故占悔亡。亡猶无也。內貞外悔。九二有守能貞。自无悔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恒九二守中不失。體天道之不息。持貞不懈。

本坤德之无疆而成其悠久之用。故曰能久中也。蓋九爲乾爻。二屬坤位。乾加于坤。陰和于陽。剛柔相協。位正時良。行止咸宜。動靜有方。既得中行。乃占悔亡。中而能久。德用奚量。雖不及吉凶。已見其有慶。雖不著利害。已宜于行與藏。此恒九二本巽順之柔。上孚震動之剛。推坤之承天代終。達天德以周四方。天履地載。正以主內。中以行外。博厚高明。不息不二。則以時。言曰久。以位。言曰中。以道。言曰至。以德。言曰大。中大至久。四德具備。則恒之大用。于此足徵之矣。以在卦爲乾之始。合之成地。天泰。泰无不平。謂陰與陽。剛與柔。永均平也。以二至四互乾。五至初互坤。故有泰象。又自三至五爲兌。則合爲夬與履。

夬者決也。快也。履者立也。禮也。皆有守有爲能中能久者也。故九二以之而占悔亡。言无可悔也。天長地久。日月中天。尚何悔哉。行之失宜。則悔。一切皆宜。尚何悔哉。此悔亡者。明其用之至道之大。无不可也。讀者要合各爻參之。則知无悔之有道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宣聖講義

此恒九三爻辭也。恒九三亦出于乾。與乾九三同有重剛失中之象。雖初爻爲柔。而隔九二不相協。剛不與柔接。陽不與陰孚。則恒而不恒矣。故曰不恒。明九三之用。異于全卦。其德悖于恒久之義也。恒以

德明。无德則无以見其恒。是所謂恒者。皆指德言。天地之恒。以其高明博厚之德。日月之恒。以其光明輝耀之德。人之恒。亦以其至誠不息之德。唯德有恒。唯恒在德。故九二不恒。即其德之不能久也。德之不恒。用將難。永德之不久。業奚由大。則九三不恒。其德之不能久也。德之所見。內无以守。外无以行。是羞恥之所來。而必有所受者也。或承之羞。即言將受羞辱而生愧恥。因德之不久。不克長相保。用之不恒。不克永相和。則必乖離背戾。以爲人譏謔。傾頽敗毀。以貽衆笑罵。則羞辱之至。有不克免矣。曰。或者。以九三過剛。剛猶有所長。苟能知其不恒。而速悔之。則仍可不承其羞辱。是在人之行止如何耳。與乾九三。

九四辭稱若。與或者義正同。唯失德在子能改。不恆在子能返。改過則德可復明。返己則恒可自致。是九三免羞之道。在能自悔。悔與貞反。悔則變以就新。貞則守以保舊。此貞之不宜于九三。乃時地也。故占貞吝。知過不憚改。則不吝。怙過不早悔。則終吝。吝者謂剛復自用。不肯改悔前之非也。故改過不吝。吝即有過不改。而不改即貞守不移。執一不變。是非貞之吝。乃因貞以成其吝。故在他卦爻貞皆吉。而恒則否。與初六貞凶正同。以孤陽獨剛。內无所與。外无所交。一意孤行。將何以免于羞辱哉。此九三之羞。由于恒而不恒。而其或免。則在于改悔。以就于中道。中道不失其德。乃恒。而後得道多助。自无羞之。

可承矣。夫恒以一德。德之不一。將何恒乎。如人爲臣妾。不得其主。將何守乎。九三與五同功。主指五爻。而恒五爻爲陰。九三不甘屈服。乃與之悖。是求无辱。而辱反至。唯有自悔。戒其剛復。以復于中和。則德可恒。守可固。更何患乎。无所助哉。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恒九三與六五應。六五爲柔得正位。而中間九四。與初六協。而九二間之。兩柔爻皆不與合。又介于九二九四。兩剛之中。剛而无所諧。健而无所與。故有承羞貞吝之占。而釋文稱爲

无所容也。六五爻辭曰。恒其德貞。九三則曰。不恒其德貞吝。可見九三六五恰反其用。蓋六五柔得位。而協于九二。內外相諧。上下交孚。故能恒。不似九三重剛失與也。九三以剛在中爻。爲人道之始。剛本難合。中易失群。加以四爻又爲陽。徒剛无柔。有體无用。正如人之高亢无偶。孤僻无親。則將誰與哉。无所容有二義。一言己太剛。不能容物。而物亦遠之。一言人皆剛。不能相容。而我亦獨行。以此兩因。遂成獨往獨來。落落无合之象。是由九三時地之所爲也。君子知幾。貴在能改悔其非。反復其道。因中爻互乾。而遵乾惕若厲之誠。外卦互坤。則循靜順。代終之行。以合爲地。天泰。則陂平往復。而內外以協。上下

以和是孚既平之義。而成袞多益寡之用。以恒之倒易則爲益。益則柔反在中。剛反居外。其道大異。其德自殊。此爻辭有或字。明其可由人道改其數也。果如是改悔其用。則剛以柔行。貞以亨用。更何患乎不容我。我能容人人亦容我。虛則善受。柔則易與。此道行所貴。恒與不恒。即由此一剛、一柔、一虛、一實辨之矣。故九三爲不恒。而六五爲恒。初六雖凶。亦以恒稱。上六與初同。可見柔之能恒。而恒之不宜剛也。剛則易折。况兩剛相遇。有不牴牾者乎。此九三无所容。實以爻之過剛也。以互卦爲乾爲兌。二至四互乾。三至五互兌。爲夬與履之象。夬以剛用。故有決絕之義。履以柔用。故有安和之稱。亦即一正一反。

者也。九三在中爻。果本原卦爻象。則同于夬。若改悔而孚于益。則近于履。是皆重在能悔耳。九二稱悔亡。以正位而得與。初六六五協也。九三不悔。則羞辱且至。剛原不甘屈辱。而屈辱反隨之來。是其行之不中德之不和。易教重中和。中孚一卦。兩陰在中。反之爲大小過。則陽在中。過則不中。九三之羞。正以其過也。因恒全卦有類大小過。皆本末弱也。合之天小過二卦爻象。則可知恒之不宜貞守所由來矣。九四田无禽。

宣聖講義

此恒九四爻辭也。九四外卦之始。卽震之四爻。震爲雷爲陽。下接巽

爲風爲陰風雷相薄。陰陽相盪在三四兩爻之間。乃見其勢力之相推角。逐不已。故比之田獵。古之田獵爲習武事。齊步法。明戒律。勵射擊。勗武功。非徒爲得禽獸計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使民知戰陣之學習攻守之能。爲防禦寇盜。扞衛家邦之備。而因以聚集大衆。溝通民志。使官親其下。民愛其上。且賞賢能。獎技藝。序功以次授祿。以秩則人民知射御之可貴。練習之有時。而諳于步伐。諳于紀律。一旦有事。无倉皇奔避。无擁擠傾頽。是爲節制之師。精勇之士。其教備于易之師卦。所獵者或禽。或獸。足供祭祀之需。享宴之用。而必出之以仁。明之以義。如逐鹿舍于林中。設罟開其三面。因

時採取。不爲過甚。不覆巢。不殺雛。不竭澤。不焚山。皆仁義之德所由見也。是以田獵不廢。而无害于農時。弋獲有道。而不傷于物類。蓋其旨重在習武。非作禽荒。至于聚衆。非好戕殺。故在恒九四。以德爲重。雖田而不得禽。爲恒異于師也。師以用兵爲先。故重有功。有功必有獲。故田有禽。禽不只指鳥獸。亦通作擒。有擒即有所獲。恒九四无禽。猶尤所獲。以志不在獲也。恒本夫婦和好之意。族姓生育之時。以之集合而通情愫。比試而論技能。則可。若因而貪多。以殺傷物類。則不可。爲恒重在和其德。充其愛。發于情。止于性。因男女之相得。定夫婦之能久。推而至于物類。亦當以其雌雄之匹偶。生類之繁殖。上孚天

道之好生。下應生物之樂育。正如春雷動而萬類向榮。和風吹而衆生孳長。是震巽之合德。恒卦之原義。雖相薄相盪。有互激成用之情。而樂育樂生成。克詣悠久之道。是以田而无禽。在義固不必有禽也。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四不得中位。介乎上下之際。有追逐之情。而非時地之宜。當激盪之際。而无勢位之藉。故田而不得禽也。以卦爻言。上爲六五。下爲九三。二者不調重剛不應。本乾九四躍淵之訓。爲俯就之行。而以六五主其上。不與之合。獨行无可承欲。進而不得

進。以陽遇陰爲之阻。故无所得。非獨志不欲得也。然恒以久爲用。非其時地。雖久无可爲。如枯木衰草。久則久矣。生機已亡。安有得哉。易之有得在事。曰功。在物。曰利。九四進則无功。守則无利。雖若盪動。實成枯寂。雖若勃鬱。實爲阻塞。謂上下无輔。内外无友。重剛自矜。有剛慎之嫌。失中孤立。有子處之意。在義不得禽也。正如男女尚未諧協。夫婦尚在隔離。雖有聚集之思。却逢梗阻之難。是以爻辭占其田而无禽。謂其不如師之得位乘時也。在恒九四頗類于屯。屯六三即鹿无虞一節之義。正相印證。以逐鹿而阻于林。則不如舍之。若貪而逕往。則有咎。卽以位之不當時之不宜。雖見而不可得也。讀者可合觀。

之。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宣聖講義

此恆六五爻辭也。六五居外卦正位。爲震卦中爻。以柔履剛。以陰加陽。乃用貞靜之德。作恒久之行。原无可議。唯以在外卦。本屬陽之正位。陽而從陰。乃成女以代男之象。故爻辭既明其德。恆貞而所占則爲婦人吉。夫子凶也。夫婦分主內外。道異動靜。用殊剛柔。今六五以夫從婦道。剛隨柔用。是失其主從之分。乖于唱婦之序。故在婦女爲吉。而在夫子則反凶。凶由數言。非指德也。數由時位言。非指理也。蓋

六五時位所限。數爲之移。如易以六二則正當矣。六二爲陰之正。女之主。今乃見于五爻。是以陰服陽。女率男也。故德雖貞。道雖恒。男子不可用也。然恒貞非皆不宜于男。特以五爻之時位不宜耳。果非正位當時。則恒貞固美德懿行。何有不宜。唯以五之正位乘時。如一國之君。一家之主。而不克自昭其德。自弘其用。乃反從婦女之所爲。是悖道而亂分也。悖道則爲逆。亂分則爲昏。昏且逆焉。不凶何待。故六五之恒貞。唯婦人之吉。以婦者從夫者也。因其貞以服事夫。成其恒以悅配男。則固女子常行。家人美德。而爲恒卦大用之所見也。則其占吉不亦宜乎。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貞德本于坤。爲女子之行。女子從一而終。故以恒貞占吉。從一即不二也。而終即代終也。皆秉坤元之德。見貞靜之道也。故女子以適夫爲其終身之行。非如男子以生爲始也。男子本乾健之德。有大生大始之道。包乎陰而領其行。率乎女而正其家。爲一家之主。婦人所仰望者也。制義二字。定制合夫天道。義理適乎人情。傳曰。利者義之和也。是義即利。利之興貞。一內一外。男本于利。女本于貞。以固其內。此乾坤至德。天地大序。人所法也。故以制其外。女本于貞。以固其內。此乾坤至德。天地大序。人所法也。故

曰制義。猶曰主利。猶曰主外也。制定也。法也。定于利之行。法于外之用。即遵夫陽之德。剛之道也。既以制義爲本。則不得有棄所持。而反履女子之守。是不得師婦之貞。而從婦之命。果若自違其制。而從婦人之道。其凶必至。謂其自失所守。制者所以守也。男守其利。以和于外。女守其貞。以立于中。中外合德。人道以全家。道以大。此恒六五爻辭。著明其吉凶。爲辨別其持守也。非謂貞之爲凶。利之爲吉。乃謂男以利爲用。女以貞爲德耳。釋文明揭其旨。以示夫婦之道各不同。而吉凶亦隨以異。推而言之。則如女子忘其貞守。而效男子以利和于四方。其爲凶亦與此爻同。故曰吉凶非由德言。乃以時位定其數耳。

六五時位宜于女子之貞吉。而男子則當取乾九五之利。見爲大用也。

宗主附注

恒以一德而雜。爲其不一而求一也。唯一始久。唯久始恒。愈雜則變愈亟。愈變則時愈暫。此二者相背馳。卽形而上形而下之所分也。天地能恒久者。以其德不二也。不二始不息。不息始悠久。无疆。傳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聖人則之。抱一以配覆載之德。成位育之功。故曰。天地之道。貞夫一者也。言貞乃一。女子從一而終。乃名爲貞。而于易之咸恒。寓其教焉。咸發其端。恒致于成。皆夫子。而後成其利。利者義之和也。夫婦和。家族睦。義之著也。利之見也。由一姓之好。推之鄉黨。由一家之齊。推之國天下。則所謂亨也。

婦之道所著。人倫所始。人道所本。利貞之發于性情也。貞靜之啓于坤元也。皆不離于恒。傳所謂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故受之以恒。可見恒以一德云者。正以其造端于夫婦。而推本于女貞也。貞而一。則亨達于天下。此人情所同。人性所正。必由恒以致之。性一而情雜。情之不約。則愈雜愈變。而愈促其期。聖人鑒于情之易紛。乃以恒一其德。而先勗之以貞。貞而後利。利而後亨。此一家一姓之常德。而莫不由女貞以發之。女之克貞。以和其夫。孝其親。睦其族。而後成其利。利者義之和也。夫婦和。家族睦。義之著也。利之見也。由一姓之好。推之鄉黨。由一家之齊。推之國天下。則所謂亨也。

詩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大學以治平必本于齊家。孟子稱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皆謂家道成。而後國天下以平。以

治。莫非由利貞以達亨也。亨則恒久而已。故恒之用首于貞。成于

亨。貞又發于女子。合于夫婦。此恒爲人道之始。家道之基也。

上六、振恒凶。

宣聖講義

此恒上六爻辭也。振者動也。升也。由震之用。而有振恒之象。然上六時之窮位之盡。不得動咸升。故占凶。以進无可進。退又不能用无可用。守又不可。故其凶也。亦時地之所爲耳。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謂振恒之凶。乃由在上位。上位高。不得自亢。尊不得自崇。雖六爲柔。而上爲極。亦如坤之上六。有逼迫相爭之意。而其終兩敗俱傷。故釋文稱爲大无功。謂其位大。而无可爲。勢大。而无可用也。陰固以降爲主。而上位不甘自卑。震固以進爲用。而極位不獲更前。此所以雖名振恒。而不免于凶。爲其大而无功。徒欲求之。何益于事。且必受其害矣。故上者下之。高者卑之。道底于均。德志于平。方爲成功之業。吉利之占。今上六不克自反。以孚巽順。而本震奮迅。

以振恒稱。則其爲凶可以知矣。大者指其所志之大。而見其時地不許。雖行无功。苟知无功而克自反。以振而就順。以震而合巽。則庶免于上六之凶乎。此在人之善用耳。

宗主附注

恒以上震下巽。剛外柔中。爲已成道之體。超乎有形之上也。故與易本例。剛中柔外者不同。蓋易主後天。以人道爲本。人道先利貞。後元亨。取坤之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必含陽翕陰。內剛以守。外柔以行。所謂道功也。而此道功在修持時言。非既成之後也。在人世言。非象外之境也。故必有守以自固。有行

以和物。物我兩利。方得孚于道。若恒則不然。震出于坤而在上。巽化于乾而在下。是以柔守而剛行也。則不宜于人世。不和于物。不孚于後天之道。故在爻言。初爲浚恒。而上爲振恒。下者益深。上者益升。兩不相協。皆占爲凶。謂其于人道不利也。而恒則固如是。下巽柔以自降。不深將自困。上震剛以自揚。不振將自亡。是本其固有之德。而達其上下察之用。所謂魚躍鳶飛。各盡其道。了无滯碍者也。而人世則不能行下者必求其升。上者必求其降。升降既協。物我乃和。故恒卦初上二爻。雖皆占凶。而仍以恒稱。可見浚之與振。非恒之凶。實人事之不宜耳。恒者取法天地。依乎日月之行。則

乎山川之德。皆超夫後天生化之物。達于无爲无思之境。乃能恒久不易。永古如斯。人道必成乎至誠无息。悠久无疆者。方能及之。

故吉凶不與焉。數命不東焉。爲其以恒也。若不及此。則不免爲數命所拘。吉凶所縛。則不得假恒以行其不恒。則不得依初之浚。上之振。而致有陰陽背馳之咎。升降乖戾之虞也。此習易者最宜細細味之。

遯卦 ䷠ 乾下

宣聖講義

遯卦上乾下艮。天在山上。乾爲純陽。艮爲少陽。而合成上剛下止之象。剛宜進。在上則无可前。止宜守。在下則已難久。唯有順時自退。以達其隱遯之用。以卦爻一陽二陰。陽聚于上。陰併于下。上下不均。內外異志。是不可爲之時。不宜爲之地。不得爲之勢。不易爲之情。故名曰遯。謂其宜及時勇退。如人之逃遁。唯恐不速也。卦名多指陽言。如剥。謂其宜及時勇退。如人之逃遁。唯恐不速也。卦名多指陽言。如剥與不口。皆以陽在外。不得展其用。不能久于其位。則乘時之消。而辨其行止。以定君子之出或處也。故剥與不口。皆不宜君子。君子自退以

獨善其身。今遯亦然。遯以陽在外易消。雖較剝否爲勝。而內卦一陽不抵二陰之排擠。亦終隨上之三陽以向消。是以不宜君子。亦與剝否同。既不宜于行。復不宜止于其所。則唯潛身引退。以孚于陽之消。見世運之在遯也。雖然乾純陽也。居上位。有其地。宜可爲也。何以君子必退。則以艮之二陰在內也。陰居內正位。以應上之九五陽。不得與陰和。正如否之天地不通。生化隔絕。雖有其地。而无其時。雖有其君。而无其輔。雖有九五正位。而不得如乾之飛龍在天。則以下无九二之見龍。在田爲之匹也。況初二均柔。重陰以壞其本。正如花木枝杪雖榮。根幹先羸。欲其久茂。不可得矣。故君子于此。應自退以善其

身。而任彼陰柔之漸進也。

夫遯以退爲用。而不曰退者。蓋本天道消息。有進必有退。有往必有復。而進退非一時之事。往復非一舉之功。其來也以漸。其見也以徐。故謂之氣機。言氣動而自至也。遯者自退也。而外形不見其退。以所退者微也。日退日多。積而後見。正如月自望後。日減日虧。而初未見其減幾分。虧幾許。待至下弦。則餘其半。晦則盡其全。如斯之退。是非也。非退。而其終則退矣。氣之進退。亦猶月之圓缺。進而至于望。則極。退而至于晦。則窮極。則變。窮則復。此循環之象。亦天道推遷之大則也。遯之爲遯。正本此例。當遯之初。以陽將消。其氣已搖。其數已減。物

隨之潛改事隨之默易此卽遯也雖屬退逃而未著退逃之跡故名遯明其變有必至其所由來者漸也傳曰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蓋因恒之久而非有形者所能終持則必因極而變因窮而復則前之恒者至此成遯矣由卦爻言之恒上震變而爲乾下巽變而爲艮一陰之進一陽之升恒乃爲遯震長男也復則返于乾父巽長女也變則艮爲少男是消長之所推移而升降之有變易也天地不外此例人物莫逃斯行故遯之繼恒時爲之也晝之人世恒者无爲之治而遯則將亂之時以靜極則動動則將紛爭而難一陽極則陰陰盛則將推剛而自謀遯者陰之得時陽之失勢正如

小人漸進君子且受傾軋排擠之虞欲其不遯不可得矣故遯者始于極盛之治發于初亂之時因于倖進之萌芽瀕于相爭之境域陽不得久與陰抗剛不得再與柔諧于是自退以全身歸隱以善其道故遯者隱也退也逃避也而唯知機之哲能用焉傳所謂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卽本坤靜之德而順成遯隱之道耳

遯爲六月卦而其象正爲陽盛將消以六月夏季陽已極盛者必衰極者必變是遯之爲卦本陽德之初消明時用之宜退故遯爲退猶減也褪也言自此日漸退消耳而君子因之以推其善讓之德明其高蹈之志則早爲退休之圖不使有將來欲走不能欲留不可之

慮此遯之用乃在大用之餘而當至盛之後人方流連而忘返我則見幾而豫謀蓋本于天道好還往必有復時令自轉息必有消正如六月之陽因時之將秋而先有引退之象以伏其火而伸其土育其金此夏秋間天道歲歲可徵者也至遯之爲象有最要者人多未知卽乾艮二卦原爲先後天同位後天之乾居先天艮位以純陽易辟陽以老子加少男是有自變而退之義與地風升卦相類以坤後天位節巽先天位也坤以代巽母以替女故陰自變而卦名升今遯以乾替艮而又與艮合且居艮上其例與升皆同遂以老陽自休比于艮之少男是陽變而自退也一升一遯足見陰陽之換替先後天德

用之有殊也故升遯二卦關乎天道時令係乎人物生化行止進退有別于他卦者也升反爲觀遯反爲大畜亦先後同位而以上下不同德用亦異蓋觀坤在下大畜艮在上其所居與先後天之次序相反則其德用與升遯恰殊升之于觀爲陽易陰遯之于大畜爲退易進天畜志在發展遯則志于退藏此因上下卦位之異也然以乾艮本先後天同位其致用必相恰亦如同人大有師比有相聯繫相因應者也雖艮巽爲隅位卦與離坎不同而皆爲陽或陰則一也則遯之取名實由乾之自遯而讓艮成其德也艮止也乾以大生大始乘龍統天而效艮之善止善藏寂然不動則可見其取名致用之由來

遯四陽在上。陽升以迄乎盡。故有類不貽。前已言之矣。而其對爲臨。其反爲大壯。皆與遯有通用處。以臨爲坤兌。與乾艮先天對位。大壯爲震乾。恰爲遯之倒置。陰陽位異。剛柔道殊。內外用分。升降數別。此中主客之志。人己之情。智者先辨焉。故遯者以陽言。在人事則明君子之行也。

宗主附注

恒卦之後繼之以遯。在序卦傳云。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此言天地之道能久。而物則否。物者隨形生滅。有一定之期。偕

時消息。有必變之數。如花草以春而華。以秋而凋。如人畜由生而長。由老而衰。皆不得悖乎生化之例。違乎興衰之時。此所謂物不可久居其所者也。如人之高年度盡百歲。即不能復留人世。唯修道者可以延年不老。長生久視。然此乃真人之倫。固已超物。而與道通用。與天同德。非物所能擬。則能悠久无疆。以益天地而共恒存者。乃先天之體也。唯至誠无息者至焉。常人則猶與物齊論。生死興衰。概隨數以行。偕時以化。此不能利用恒。而必因時以變。則不免由恒而遯矣。由恒而遯。正如花草由春而秋。由繁而謝。其間無一時不變。无一息不化。此變化无形。洎乎其成。方見其迹。此即

遯之易恒也。又如人之生。一呼一吸。息息不停。舊者以新來者以往。不見其變化之迹。而漸漸由壯而衰而老。豈非恒後爲遯之象乎。故遯者。變化之機。消歇之紐。不可見。而終有其形。不可知。而漸換其象。正如風雷之易爲天山。陰陽自相乘除加減而已。則遯者化機之大例。與恒之爲道體者。有形上下之別焉。讀易者。要從傳所釋恒久。遯退之義。細推繹之。方知周易下經。純本後天之序。人物生化之例者也。

遯亨小利貞。

宣聖講義

此遯卦彖辭明全卦德用也。遯以上乾下艮。外剛內止。在卦爲陽盛于外。陰長于內。乾之德已老。不及艮之潛藏。剛之用且衰。不及陰之退守。在四德有乾之亨。而无其大。具利貞之用。而不克進展。故彖辭稱爲亨小利貞。小字連上貫下。言亨不大利。亦不克宏遠也。蓋以乾始而亨。今以艮在內。則不能大亨。謂所亨者有限。由艮止也。然艮固善退止。本坤之德。先利貞。而未能隨時利物。故爲小利。而貞則其本德也。艮止之所宜者。唯此貞爲必先。固其內耳。內有其貞。外不足以盡其利。此所以爲止也。爲有限也。德之貞者。恒得其利。遯既貞矣。自有所利。唯以不能推之至盡。乃稱小利焉。亨已小矣。利亦小利。是凡

爲外者皆不足。爲己則有餘。此遯之所以爲退也。夫艮止之用。由內言。固无不足。由外言。則有所不充。以其止則宜退。退則其用有所限。退字限字皆從艮。可見艮之用于外之不足矣。況遯卦以艮在內者乎。艮本少陽。今合乎乾之純陽。陽從而上。其下无以繼。是其德宜自反。道宜自潛。潛則有所蓄于中。反則有所存于己。此遯之天用。因陽之將消。而先求于退藏隱遯者也。故占亨小利。貞焉。亨小小利。中略一小字。若分釋之。亨之小。爲乾用已老利之小。爲艮用有限而貞。則求全德也。若合釋之。則遯之用。本乾艮之合德。而得此四字之占。是在讀者細玩味之。遯之亨。因用而亨。非時之亨。如君子因時而遯。則易辭之旨。明遯卦之用矣。

彖曰。遯。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柔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宣聖講義

此申繹彖辭之義也。小利。貞。下脫一柔字。應爲柔浸而長也。遯以乘

時自退。故亨言亨由遯至不遯則无亨。故釋之曰遯而亨也。明指亨之與他卦有別。然他卦之亨亦由乾得遯以乾艮合成其亨雖同而實異。爲乾不得勢而從艮止之用。是遯之亨以善止也。止與行對。他卦之亨必利于行。遯之亨則利于止。此所以釋爲遯而亨也。乾在上得九五正位。是剛當位。以下有六二。是應也。乾順艮止之義。而志于遯。是與時行。此二句明釋遯亨之由來。謂遯本乾之得位。依艮之時行。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應字有二義。一言卦爻之相應。以上下相得也。一言事勢之相宜。以時地相應也。上下相得。剛以從柔。則乾下順艮以向止。時地相宜。勢必自退。則遯與時行以自藏。而皆不行。

外乎時之用也。乾剛在上。不若艮之柔克。九五當位。不及六二之時中。此遯之大用。在于知止善退。先幾自潛。小利貞者。因亨之不宜于行。而宜于止。行爲大亨。止則小利。亨利皆不大。是其所具四德。唯貞爲備。以貞原无待于外也。則由柔之浸長。陽且失時。柔長則剛消。陰進則陽退。一消一長。行止別焉。一進一退。大小異焉。此遯之占。小利貞。實由下卦柔浸長也。蓋遯爲六月卦。六月雖盛暑。而令屬太陰。位乎戌己。德爲濕土。介夏之末。居秋之先。其時暑已潛伏。陰已漸滋。稱爲伏日。正猶遯之義。伏以暑氣之伏。遯以陽德之遯。皆時爲之也。時若不伏。則陰无以育。時若不遯。則德无以成。此六月之令。恰與遯之。

用相應而爲時之所爲。天道見于時。人道諸時。人順天以自退乘。時以自保。則遯之義也。故遯之用存乎時。而釋文稱其時義大矣哉。者也。遯與臨對。臨爲剛浸長。當十二月爲冬之將春。遯則柔浸長。當六月暑季爲夏之將秋。一由陰而陽。一由陽而陰。君子順時之令。因時之德。而定其行止。決其進退。此遯之關時。義實人道之所本。辭贊其大。正謂人道之應天時。有其豫爲之計。不獨天時變易已也。

卽以天時論。一年四時。周而復始。唯夏之于秋。交移代謝。有異于他季。蓋夏爲火令。秋爲金令。五行。金火爲仇。兩不相得。非秋與冬爲金生水。冬與春爲水生木。春與夏爲木生火。皆相生相得者比也。苟六

月若无伏日。則火徒灼金。秋安能承其令哉。故必有伏。以伏火之焰。而消陽之威。俾土德可以生金。暑後可以成秋。此天道之妙用。時令之神機也。而遯卦彖辭。遯以天在山上。剛外柔內。剛自下順柔。則進者爲退。行者爲止。陽盛者漸爲陰。剛甚者漸爲柔。此遯之微義也。艮于後天爲少陰。以陽自高。而陰曰長。與兌成反對之象。陰日以盛陽。不克與爭。漸爲陰所迫。以還于坤靜之象。此艮雖在先天爲少男。而後天則隨坤母以變。正如兌以少女而隨乾父以成者相同。此消長之機。升降之道。各有自至也。天山遯。天不自主。乃順山之性。以同止于下。正如君子因時之非。不克自進。乃轉而退休于野。以遂其宜止。

之德。達其勇退之行。正法六月之陽。自潛伏以待秋也。讀者于此。宜細繹卦爻升降之數。陰陽消長之機。而鑒于夏秋交替之時。天人順變之道。方明于卦之名。遯彖辭占。亨小利貞之由來也。

宗主附注

遯爲乾艮合。以天加山上。爲高出陵空之象。故比于人。超然物表。獨往獨來。悠然世外。无牽无罣。此遯世之庄。足與蠱上九爻辭所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相媲。蓋姤爲乾巽。亦天在上也。而上九因極則變。陽日消而變爲陰。亦猶遯也。遯之下艮。一陽二陰。姤之下巽。二陽一陰。巽之陽多于艮。而其爲消則同。以皆在陰之上也。

陰先竊其根氣。奪其本位。雖欲不消。不可得也。故凡下爻爲陽者。不問其上陰之多寡。皆爲陰之消。若其下爲陰者。不問其上陽之多寡。皆爲陽之消。爲已失其本根也。陽日消者。極于剝。陰日消者。極于夬。而陽之息。始于復。陰之息。始于姤。此二者消息之機。而人道應之。君子用陽。小人用陰。當陽之息。君子道長之時。當陽之消。君子道晦之日。此義已見剝復二卦。而姤與遯。亦由陽之消。而見君子之宜退隱也。故遯者自退以就于山林。自下以藏于草野。斯即天下有山之象所應也。天高而以山爲基。則欲不自藏。將无地以側其身。此遯之大用。與時偕行者也。

又曰遯爲四陽二陰卦之首。凡四陽二陰者皆從遯變出。如臨爲二陽四陰卦之首。凡二陽四陰者皆從臨變來。以臨爲十二月卦。主陽之長。繼復之後。遯則爲六月卦。主陰之息。承姤之餘。二者恰相對。猶復與姤。泰與否。相反相應。一則陽消陰息。一則陽長陰衰。天地之道。依是消息長衰。而分生殺榮枯之數。此凡習易者不可不知。故遯之爲用。實與臨反。因臨而知歲之將春。因遯而知時之將冷。升降有度。往復有紀。不外由六爻剛柔辨之。臨變爲泰。陽之升也。遯變爲否。陰之進也。皆由少變而多。弱變而強。至泰否則皆平均矣。上下內外。分明齊一。此陰陽各半之象。乾坤異用之時。泰辭以柔。浸長。釋之也。柔以育剛。陰以蓄陽。正君子之所務。乃明哲保身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此遯卦象辭。申彖辭之義。明人道之應乎天時。而定其行止也。天在山上。本乾艮之合。而異于大畜之天在山中。則以艮在下。本先天之象。失交互之用。非後天所宜。不良于行。故名曰遯。以天道言。陽在陰上。升降背馳。陽雖多而失勢。不得與陰爭。乃成退避之象。此遯之稱。由天時也。以人道言。陽正陰邪。陽善陰惡。陽秉于性。陰徇于情。陽爲陰所排。而漸退。正如君子爲小人所勝。而不可復留。是遯之稱。以人事也。因天人之宜于遯。故君子順時自退。避世自修。而不與小人競逐于名利之場。縱橫于是非之地。是以君子獨善其道。无與世爭。以孚時宜。既不與爭。則唯求其勿溷。既不志用。則唯希夫自全。君子于

此時。乃以遠小人爲先。而不著于形色。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者自離去之。非我斥人。我自遁也。惡指爭訐攻詆。或以惡聲。或以惡行。謂相詬辭。相觸迕也。嚴者堅其畛域。明其壁壘。不與混同。不相隨和。而自求清靜。情甘退讓。俾人不我汚。則雖欲浼我。亦不可得。是言邪正分明。善惡區別。不少假借。而各行其是也。爲本卦象。四陽在上。二陰在內。兩不交混。各成一系。如泰與否。大小往來。明辨不差。升降進退。各隨其類。卽拔茅茹。以其彙之喻也。然泰否二陰二陽。兩者平均。界限甚明。其得失亦易判。遯則四陽二陰。陽衆陰寡。而陰得勢。陽難與爭。唯連類自退。偕時自潛。故遠小人。而不爲抵斥之謀。嚴

壁壘。而不作攻擊之想。爲陰正得時。小人方起。上且不能去之。天且不能違之。則自遠以全吾身。卽足保道育德。自嚴以明吾行。足以安善存良。故不惡者知其无益。不以賈禍耳。自來邪正水火。善惡冰炭。施之以甚報之更厲。摧彼未克。害己尤速。是不惡者。正求自全之道。而嚴者。正期自保之行。无非順時體天。以立于不敗之地。因勢應變。以致其久亨之圖。此彖辭有亨小利貞之占。而君子卽以之行夫亨小利貞之道。而竟獲其亨小利貞之福也。

且遯卦象。以艮在內爲全卦之本。艮者止也。傳稱爲成終始。以其能全始全終也。乾主大始。艮全終始。今乾在外。不克大用。則唯順艮之央土。在先天爲生成之末。在後天反爲五行之母。以一切皆生化于土。存託于地也。艮實主其全。故後天八卦。艮震相連。東北與東地域接近。爲其成用之相須也。以艮能代坤。司土政。則乾艮之合。猶先天之乾坤。而遯之象。乃有類于否。以時令言。遯爲六月。否爲七月。亦先後間耳。而其反復卦爲大壯。則爲乾震之合。震在乾上。爲大壯。于時爲一月。恰與遯相對相應。一爲夏令。春秋之季。一爲春風正盛之時。

此二卦本一卦也。反復而成二卦。如物之正反面耳。故大壯爲盛。遯爲衰。大壯爲繁榮。遯爲消歇。而遯以艮止。主全卦之用。大壯以震動隨乾剛之行。上下既殊。行止以別。此遯卦象實由艮之二陰主其大用也。陰既爲主。陽乃不得不退聽其令。此遯之象辭。君子以遠小人爲志也。遠者去之務遠。避之務速。更无暇以論是非。辨曲直。則所謂不惡而嚴者。正時勢之宜。恰如否之君子道消。而偕其同類以自退也。習易者宜合否卦辭參之。

宗主附注

天山遯與山天大畜。一正一反。卽大畜乾在下。陽之極盛。遯則艮

在下。陽之已衰。艮雖少男。而在後天爲陰之長。陰在初二爻也。故大畜爲進。遯爲退。大畜爲長。遯爲消。大畜爲君子。及時成其德業。遯則爲君子。先時保其身名。大畜爲小人。隨世運以同化育。遯則小人乘世勢而躋顯榮。二者皆相反。不外陰與陽消長盛衰之別而已。且天之與山。一虛一實。一動一定。山在下而天在上。爲先天之位。若依後天言。則虛者宜實其體。定者宜動其行。則天在山上。爲无爲之時。无可爲之象。反之山在天上。而後陰陽乃交。剛柔乃孚。正如泰與否之異。天在地球上。而卦反爲否。地在天上。而卦斯名泰。可見後天之陰陽。與先天之行大異。先天无爲。故貴定位。後天

有行。故重互爻。此遯以乾上于艮爲不可用之時。而君子知幾先退。以成其高尚之事。如蠱上九之所稱也。進退行藏之道。恰依夫

時而人道應之。遯之爲遯。亦以人道名。若非人道。則不得謂之遯。蓋陽雖退。陰固進。剛雖老。柔固興。不得以一面名其卦。周易本人道爲主。故出處皆以君子爲法。此遯專爲君子稱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宣聖講義

此遯初六爻辭也。遯初六卽艮初爻。位在下。地宜潛。如乾之潛龍勿用。艮雖二陰。而上承乾。且艮在先天爲少男。以陽爲用。而艮德爲止。

止則勿用。況在遯之下位乎。故爻辭如此。遯尾厲三字三句。以爻秉卦德。而用遯。因在下而象尾。遯而在下。其德必厲。如乾之若厲。言危厲。須自勵也。全卦多剛。唯初二爲柔。柔則弱。猶大過棟樞。以本末弱也。本弱如尾。猶根與末或梢也。故稱尾。且以卦陰陽言。陰行本降。自上而下。至初位爲極。正如木之梢。物之尾。蓋陽以上爲顛。陰以初爲末。卦雖自下起。用仍從其行之次序數也。而此尾字。乃明初六之遯。猶極稚弱之時。細微之象。不足以大稱。遯卦與大壯往來。大壯以乾爲始。故稱大壯。遯則以艮爲初。故初六稱遯尾。尾與幹別。尾垂于後。止于下。皆體初六地位爲喻。旣下位矣。其用又細微纖弱。則不得自

用則必勵其德。而戒其危。如履之履虎尾。其所處已危耳。因多危而自勵。難處而自礪。則孚遯尾之義而後可免于災厲。故曰勿用有攸往。勿用作一句亦可。言初六柔弱危疑不可用。正如乾初九之辭。而所謂用。指行動言。有攸往者。行動之所著也。勿用有攸往。即不可以行之意。三背爻位之德也。爻位皆陰主降。今在極地。更何往乎。雖望上之四陽。冀其提挈而以升降道異。剛柔德殊。不得所合。則不得志于行動。故勿用有攸往。往往字對來言。即往復也。往爲進。來爲退。遯者退也。既以遯稱。其不宜進可知。況所處者下。所憑者尾。所遵者降。所志者退。无一不與行進相悖。則唯有順艮止之義。依尾厲之戒。而法志者退。无一不與行進相悖。則唯有順艮止之義。依尾厲之戒。而法

乾之勿用。以圖少安而已。此初六爻辭之旨。亦全卦見用之初也。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富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六既本艮止之用。而自遯。雖有危厲之害。而因自勵。以戒其行止。不求前進。既无災可言。以初六六二一本柔德。而善順承。因靜止而自退避。既不志于進行。則雖履險不危。居下不辱。是所謂災危。實由進行召之。不進而退。不行而止。則災亦不加厲。亦自解。蓋卦外互无妄。初六正如无妄之災。必由妄致之。不妄则災。亦不至。由是言之。天道吉凶。人道趨避。各有其用。非謂灾害不易免。

而時運不可回也。況遯以退止爲本。退則與人无爭。止則與物无迕。依柔道以自保。順時義以自藏。則雖遇危難之時。逢是非之地。潔己有術處世。得宜更何患乎。窮窮則生變。天之道也。變以求通。人之道也。自六二至九四。又互巽卦。更有巽順之用。合上卦爲姤。別有遇合之期。此六二以上爻辭漸爲吉也。初二爻本屬地道。非關人事。而人處之。宜秉地之厚載。坤之靜順。無論何卦皆然。而爲陰爻者。則更要以陰爻原爲坤體也。至遯初二爻尤昭著焉。則以全卦僅此二爻爲柔也。地道无成代終。坤德順承有守。此爲各柔爻同貴之義。而遯卦則愈覺其重要。遯之爲遯。卽由是成用也。君子因遯之柔。辨于勇退而獲于安貞之吉矣。讀者宜細思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宣聖講義

此遯六二爻辭也。六二居內卦正位。卽坤之六二。而遯則以艮在下。坤艮在後天有同用。以五行皆屬土。而卦位成相對。是艮六二亦猶坤六二爻。不過艮用爲止。止則有羈留之意。保持之情。故爻辭云執之。詩所謂繫之維之是也。言君子互相留止。不予以放行。而與執持之。

以共進退。正如隨卦辭拘係之義。由爻言則陰陽相牽引。如琥珀拾芥。磁石吸鐵。皆相吸引。而若挽牽。以六二得正位。志在于上九五。協乃有執係之象。黃牛之革。本坤之用。黃爲土色。牛爲土畜。而用革者。陰柔在內。欲得陽剛護其外。如女子在位。欲得傑士衛其表。革者表也。軟而不剛。柔而有力。用以相維。明六二之用。非能剛也。而企乎剛。非合于陽也。而慕乎陽。此志之所存。意之所發也。且以革取澤火。合。一卦皆女合。則變陽。亦猶皮革之軟。非眞剛也。而革有改革之義。六二欲以陰變陽。陽不與從。則其合也。猶皮毛之表。非中誠相與。而以位正時宜。莫之敢違。則相與而從。以暫止。此下所謂莫之勝說。

志不能合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遯卦之用。陽以退爲志。陰以進爲志。兩者不同。各有其志。六二陰得正位。志欲用陽以同進。故有執用黃牛之革之喻。明其志之堅。而留之切也。而在被留之陽。則時不我與。地不我宜。彼雖有牛革之執。我一時莫勝以自脫。而其志仍固。去之必決也。是六二之象實由二者志之不同。而得其辭。故繹曰固志也。言固其所志。而一則志進。一則志且退。且固有堅固之義。言留者志堅。去者志

亦固焉。因牛革之執。雖具禮而乖乎情。則六二之留。實憑勢而迫于力。勢力可用。而志不可奪。是固志者。正以明君子之志必固。而見旅進旅退之非。宜以遯本陽。自遯爲用。君子鑒于乘時自退。而于六二。則欲退不能。欲留不可。則唯先順其勢。以暫止。而更砥礪其志。以求全。此一志字。實君子明時順變之所貴。不獨言六二在位者之志。切牽挽也。蓋以遯當陽方盛之時。陰尚欲假以俱濟。志之相慕。固有必然。而陽則以時之已非。道之將晦。與其強止。而仍不克久存。與其待他日之驅逐。而終受其屈辱。不如及早退避。以保其清高。則所謂君子之志也。志既不移。則暫留毋碍于遯。此六二之莫脫。不足爲君子。

之羞而更因其維繫之情。愈可以固我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宣聖講義

此遯九二爻辭也。九三艮之上爻爲人爻之一。而與九四相接。九五相比。皆剛也。是猶乾之九三重剛失中之象。而以下聯初六六二兩陰爻。則與乾九三不同。在艮上爻以一陽覆二陰。如日月照臨。陽光下被。是爲艮德所見。艮以止爲用。如山之峙立。而巍峨可觀。如塔之凌空。而覆翼有物。而在遯者異是。以上有乾之陽也。在象言之。山上接天。則杳冥莫可究詰。塔高出雲。則氤氳若有清明。此爻辭稱其爲

係遯。有疾厲也。係者連續不斷。而在高。則有展轉下墜之虞。遯而已。則由喬木以入幽谷。連峰巒以傾深淵。其勢迫而情危。其行忽而變速。故有疾厲之占。爲其不能和安也。疾病也。又速急也。又兼嫉妬之義。厲害也。又危迫也。又兼甚亟之意。而更有如乾九三之若厲。包勵或礪。言以有疾害。危迫之虞。則當具砥礪或勉勵之志。爲重剛。固亥。此數義也。陰陽不得其平。剛柔不底于和。則疾害自生。亦由乾九三原有咎戾。以乾惕乃免耳。既不和平。則難齊一。九三上剛下柔。各趨極端。不肯自協。雖志求諧合。而數難齊。情欲牽連。而道不一。此雖有合。非真合也。雖爲眷屬。非能平也。故比于畜臣妾。臣妾乃備使令。

供執役者。九三以陽畜陰。亦如大小畜而陰盛于下。陽强于上。遂成畜臣妾之象。以順乎情勢。得其時用。故占吉。謂九三之用止于此耳。雖若有畜。其德不大。若有合。其用不充。則以艮止之情。牽于乾健之勢。而加以陰柔。浸長剛。不克與爭。故在爻爲得時。在卦爲失勢。合而論之。則雖有爲亦小。有成亦微。總不外乎二者不能平和。徒苟合于一時。暫父子上下而已。此所以稱爲係遯耳。係與六二之執正相對。六二陰留陽。則爲執。九三陽留陰。則曰係。係而繼之以遯。明其留而不可久。合而不克齊。不過如臣妾之事。主人備一時之役使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億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係遯固欲止不可。欲離不能。或行或留。時迎時拒。則其所至必有危災。而其所召將成疾億。爲九三剛與柔難協。猶人身陰陽不調。氣血不暢。強弱相形。內外失志。則在外爲疾。在己爲億。疾指六淫言。以邪乘隙犯正也。億指五志言。以精不勝其勞也。卽猶外感與內傷之意。氣之不固。則外邪易侵。血之不充。則內體易困。正如九三上重剛。而下重柔。陽上孚。則下不充。陰內襲。則中易敗。而有類于係之與遯。一止一行一留一逐。兩情不相得。兩志不相投。陰陽父爭。而先潰其本。升降悖道。而自撤其防。則危害之來无時。而疾

憊之生有自。此象辭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示人道之宜先自保也。嚴則足衛其身。不惡則足息其害。而九三以爻位之故。時勢之難。不克全依象辭之戒。遂彷徨于係與遯之間。去留皆不能决。而使外患以入。內志以搖。此九三之所占。君子當鑒而早謀之也。畜臣妾吉。乃一時之合。細微之得。故曰不可大事。蓋以遯全卦時已不固。无可作爲。九三雖有姑與周旋之心。仍不能有始終和好之志。則其所得必僅。所成必微。乃喻以畜臣妾耳。然畜臣妾亦本文象陰陽相慕。而情不齊。剛柔交需。而志不一。艮以一陽覆二陰。本如主之俯其隨從。强之庇其卑弱。而更以乾乘其上。陽剛過多。兩者不平。則猶得臣妾之侍。其用也。

奉而已。以其時地所合。故占爲吉。而不可推于大事也。則猶在宜遯之時。雖以衆人之牽挽。仍不可作久留之計。此係遯二字連續。各著其用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宣聖講義

此遯卦九四爻辭也。九四在外卦。與九三同屬中爻。人道所寄。遯本以遯爲志。在下卦者。又因一陰得利。欲遯不易。虛與周旋。神離貌合。是遯而不克遯。徒成不即不離之象。求遯而不能遯。乃見半推半就之情。雖爲遯而非好遯也。唯九四則不然。既在外卦。秉乾之剛。无累

于物因陽之上。无繫于陰。故曰好遯。猶曰最好遯之時。好善也。克也。志所欲而得償也。心所求而自信其意也。好雖有上去二音。義原相似。蓋美好也。則行止自如。善欲也。則進退任意。言當九四之遯爲恰好之時。亦心好之也。因所好而進行之。則其恰好可知。因所好而果得之。則其得志可見。此好遯者。在己爲愛欲。在事爲美善。二者兼賅。故曰好遯。內无所愴。外无所牽。安舒以行。樂易以去。皆君子之志也。故占曰君子吉也。小人否者。謂君子本志于遯。得其好遯之時。是猶求仁得仁之意。若小人則反是以志于進。而不遑顧其後。希于用。而不知擇其宜。一味干祿。何以用遯之道哉。此君子克孚好遯之稱。而

小人否也。小人因陰之漸長。方幸其志得意滿。審思及時而遯乎。方企乘時固位。竊知急流勇退乎。此小人不克孚好遯之吉。不獨時位使之人之情志。亦自殊也。易以君子爲則。遯之爲遯。實由君子所行得名。君子人道之大則。三四爻人道終始。而九四尤爲人事根基。此好遯。唯君子占其吉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君子以遯爲志。故孚好遯之吉也。小人不志于遯。故不得占其吉。此否字一則明小人之不克遯。雖當好遯之時。而

无好遯之志。一則以君子因好遯占吉。小人則不然。否有是否。與否泰二義。否與泰反。天在地下爲否。言其塞也。不亨也。小人否。正由其不能孚。亨利之德。遯彖辭所謂亨小利貞者。皆指君子言。小人則不克也。故九四明指出小人否。以見小人不得有亨利之占。不獨九四爻也。全卦皆然。然全卦以柔浸長爲小人得志之象。則小人亦有亨利。不過其亨利者。在物不在道。在人不在德。在一時不在久遠。而皆與君子反。君子雖吝于物。而豐于道。雖屈于勢。而申于德。雖滯于一時。而能通達于久遠。此彖辭有亨小利貞之占。而九四有好遯之吉也。易辭爻與彖。或同或異。而其利害。恒視爻位之宜。全卦主爻外

皆爲客。以爻中有互卦。有變象。如九四以互卦不口爲巽之上。乾之中。姤則爲姤。姤者遇也。剛遇柔也。剛柔相遇。不相得。其下爲陰。陽失其本。不得不退。此所以稱爲好遯也。以變象言。九四爲外卦之始。變則反而居下。而其下復爲上。則成大畜與大壯之象。大畜有畜以成其道。大壯有爲以致其功。此皆九四因變而可翼者也。故有好遯之吉。吉節指其能畜。且壯也。畜以育之。壯以大之。皆必先培其中。充實其內。九四好遯。正爲求其培而充之也。如冬月之陽。待春而後發。季夏之陰。待秋而後成。皆利用其遯于先也。遯以爲退。正以爲行。此九四之好遯。乃君子之所志。而終孚其吉占也。

易經 卷一
九五、嘉遯。貞吉。

宣聖講義

此遯九五爻辭也。九五居外卦之中。係乾卦九五正位。位尊時宜。有如君王。君臨天下之象。而其下卦爲艮。六二爲內正位。陰內陽外。有類乎否。天地之德。悖行剛柔之情。逆趨。遂成上下相違。內外難一之象。是以仍不能免于遯耳。然其位正時宜。雖不克大行。而有所守。故稱嘉遯。而占貞吉。謂其內與六二應。而自降心。以反求諸己。乘剛而不自恃。則能柔克。卒葆其貞。在上而能自卑。則可退休。以孚于吉。此嘉遯貞吉。實由九五之善審時也。嘉猶佳也。好也。悅也。嘉慕也。發乎

情者。見其行。存乎中者。徵諸表。九五得六二。以爲助。因柔以育剛。藉陰以涵陽。兩情相通。而不力拂其下。居中爲守。而終協濟于行。此所以稱嘉。而卒成遯之道也。嘉則中心悅慕。而非面從之情。遯則終始退休。而有從容中道之象。蓋不外能貞爲守耳。在卦德。乾健能行。而今則反求其止。在卦用。陽剛善進。而今則轉期于潛。故當在位乘時。不獨不希于升騰。且先志于下降。不獨不務于進取。且更斲其退藏。斯以外卦而占貞吉也。內貞外悔。卦之常例。陽本志于行。今則求其止。此所以外卦而用內卦之德。且獲吉占焉。天道周行。終則有始。外轉而內。是變遯而爲大壯。或大畜也。故遯之道。以全而卦之用。且大。

雖一時遂其退止之志。而將來能企于進展之功。則以九五善于用時。既明天道往復之幾。乃辨人事行藏之道。以乾而從艮。以九五而應六二之行。遯之大成。卽于此爻足見之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五以正位主外。而其志反求諸內。故曰正志。言嘉遯貞吉。以九五志于得下之和。而後孚其上。則由卦爻陽升陰降。六二本陰而九五則陽。升降背馳。內外仍乖。今九五順以就下。是體天地之德。孚陰陽之道。上而自下。尊而自卑。剛而自柔。陽而自陰。

則契夫道行。而應夫地天交泰之例。是故以正志稱之。謂能反于正。爲其志也。貞正也。爻辭貞吉。釋文繹爲正志。亦有數義。一則由九五陽以就陰。亨以成貞。自反于正也。一則九五順六二正位。以爲志。上下正位。合見于行。而成其貞正之志也。一則嘉遯遯而不失所守。嘉而不乖其類。是因九五而正其志。猶心思心思不邪。則行止皆貞于道。故嘉遯而能不失九五之正位也。一則貞吉。以乾兼四德。元亨主外。今九五以外卦而用內之貞利。是貞利卽足成全卦之用。故彖辭有亨小利貞之占。而其象徵于九五。則以九五善于用時。不以亨而先貞。不企行而務止。此貞吉之稱。卽九五之正志。亦遯卦之正志。

也。天遯之大用，在乾能成艮之德，剛能伸柔。陽能育陰，俾內卦初二兩爻之陰不受上四爻陽迫脅，而更得其提携成就，以達于坤。此艮之道，在因乾以紹坤，而乾之道，在藉艮以協坤。二者皆志于成坤，故有貞吉之稱。貞者，坤之至德。遯本无坤，而賴二卦合德，以同化于坤。是節遯之天用，亦卽九五之大用也。在時言，六月爲遯，陰雖漸長，未至于秋，必歷七八九三月，方成坤令。陰道始全，母德始備，故在夏末陽雖盛不足以傷陰，正以天道方滋育陰氣，成全陰用。此卽乾艮合化，以培固下之二陰，亦遯卦之象也。而在他爻，尚不免有爭姤迫脅之嫌。唯至九五，則反棄升騰進取之本能，求合于退止潛藏之時用。

乃不以亨小之道，而蔑其利貞之占。斯九五反以貞稱，而釋文則指爲正志，亦猶曰此正九五之志也。正遯卦之志也。其志維何？卽自退休，以讓坤道之舒展人道，則象所謂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爲乾不與坤爭，亦不與混同，退避之，卽以成全之也。故曰嘉遯，謂心慕乎遯，而不戀于位。故曰貞吉，謂行志乎貞，而不希乎亨。此在己爲有守，在物爲知幾。有守則不困，知幾則不辱。不困不辱，君子之所志也。而不外乎自反焉。故九五之行，貴在能反以就于艮耳。

此遯上九爻辭也。上九居全卦之上，爲六爻之極，亦卽乾之上九，在乾爲亢龍有悔。而遯則反占肥遯，無不利。則以下爲艮，天德從山。乾道就艮，上而能下。剛而能柔，故與乾上九異也。肥者豐裕寬厚之意。俗稱富厚曰肥。言如畜之肥壯也。在遯以豚豕奔突爲象。肥遯卽豚豕養成肥美之時。亦卽遯卦大用告終之日。人之養尊處優，猶豕之豢育肥大。雖豕之肥爲食肉，人之肥爲食德。二者不同，而其志在肥。則一也。蓋位者爲成其尊，祿者爲遂其富。隱居則安逸快志，簡處則恬淡忘憂。心廣則體胖，身安則神悅。故養生有大小，育德有廣狹。安富尊榮爲有勢位者之所圖。輕清舒適爲无求嗜者之所樂。遯之上九，何思何慮，任所之而皆利。心志何欲何求，視所至而咸宜者也。天下何思何慮，任所之而皆利。心志何欲何求，視所至而咸宜者也。故有无不利之占。謂上九之遯已極，且變而成大壯矣。肥與壯一義，在前數爻時，或有拘束之憂。地或逢難阻之苦。是雖遯而不獲，自如意。雖留而更多屈辱。皆不克如上九之自在自得。故不能以肥稱肥。猶潤也。廣極天下，高窮天上。任吾來去，无罣无碍。乃謂爲肥。乃占无不利。與蠱之上九高尚其事者，又更進焉。與大畜之上九何天之衢者。

乃相近也。皆以本乾健之德。合艮止之道。能行能止。可升可下。无不如意。艮以止稱。極則爲行之利。乾以健言。極則成順之用。是遯之上九。反以遯而无不利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富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疑字與坤卦陰疑于陽。疑字同義。苟有擬礙之意。言遯上九已臨極地。陽升陰盈。兩不相涉。既无擬議之嫌。亦无滯礙之慮。而去往自然。行止自得。无疑于心。无憂于事。此所以占无不有利也。蓋遯卦以退爲志。以去爲旨。在前各爻。尙難任意退休。隨心去來。乃有執留之語。好否之辭。至上九則地位已高。時日已極。下卦兩陰。離以日遠。升降既別。遇合更難。故上九從容來去。毫无障礙。以遂成遯世之志。不復有憂疑生于心身也。人之悠然无拘。夷然无患。則何求不得。何欲不遂。此上九之稱肥。謂其行止綽綽然有餘裕也。身心安貼。外見于形。則肥之。體胖。正如豚豕之无思无爲。更何疑哉。上九肥字。與九四之疾憊。恰相對。九四居中。與兩陰近。牽係煩苦。如人之憂勞畏懼。形疲而神病。此爻辭稱其有疾也。上九則與之反。爻辭稱爲肥。肥則无病。且中心坦然。无所牽掛。自能行見其利。止見其安。安利寬舒。此所以爲肥遯。而與大壯且相應也。初六遯尾。言其

正。乃有執留之語。好否之辭。至上九則地位已高。時日已極。下卦兩陰。離以日遠。升降既別。遇合更難。故上九從容來去。毫无障礙。以遂成遯世之志。不復有憂疑生于心身也。人之悠然无拘。夷然无患。則何求不得。何欲不遂。此上九之稱肥。謂其行止綽綽然有餘裕也。身心安貼。外見于形。則肥之。體胖。正如豚豕之无思无爲。更何疑哉。上九肥字。與九四之疾憊。恰相對。九四居中。與兩陰近。牽係煩苦。如人之憂勞畏懼。形疲而神病。此爻辭稱其有疾也。上九則與之反。爻辭稱爲肥。肥則无病。且中心坦然。无所牽掛。自能行見其利。止見其安。安利寬舒。此所以爲肥遯。而與大壯且相應也。初六遯尾。言其

細也。稚也。狹也不足也。上九肥遯。則言其大也。壯也。濶也。豐餘也。皆因爻象而定其辭。非偶爾用之也。讀者苟玩味之。則可知遯卦之用。宜于自外。利于自遠。不貪其位。不好其祿。則不與小人混。而後克稱肥遯之名。以免于尾厲疾憊之害也。

宗主附注

遯雖乾艮合。而中互巽震二卦。以二至四爲巽。二反上爲震。故包有姤及无妄二卦之義。且震巽合則爲益與恒。而姤與无妄之反。則爲小畜大壯。是遯卦與此數卦皆有關連也。在周易卦序。遯前爲恒。遯後爲大壯。則以恒大壯與遯更爲近密也。以反覆卦爲大

止皆具體用兼賅亦足見夫遯之大用也歟。

又曰遯以肥遯爲志故人道以潛退自保爲先而在大過卦象辭則有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之語與遯卦之用相似則大過以陽被陰包不克自申正如遯之剛被柔迫不能自留一意大過以本末爲陰四陽拘守于內遯則以初二皆柔四剛見擯于外雖其上不同其初皆柔初者卦之根本根本失固莫與爲守則唯有見幾自退離世獨立不與時爭不與衆迕此卽二卦人道之旨皆以獨立遯世爲先也而遯由以初二同濟本根與內正位均爲陰所據正如一國之政權操諸女人宦者之手積成朋黨之勢互爲傾讀者應互參之

軋之謀則君子雖欲強留亦不可得是在遯之象較大過爲尤甚也故卦名爲遯比太過象辭以遯世稱者其緩急廣狹自不同矣又曰遯卦在昔名遼卦以字形近似亦含碌碌之意謂人事紛紜勞碌急待休止故卦取艮止之用而遼字上亦猶月之變形下仍豕字蓋本于豕突之象有奔走至急不遑他顧之情周易作遯亦不外此意以豚爲小豬行走迅速往來奔突其性然也正如將亂之世多事之秋內外交爭上下相害則奔逃急急情勢迫切有如豚豕奔突故字形取象也顧遯者退而不進艮者止而不行而又

反取豚豕奔突之義。則似與卦用不孚。不知卦雖以艮止爲用。而

上卦乾健之快于行。遯雖遯退爲本。而外有大壯之互與呼應。是其止而有行。退而有進。正如人之避亂。不得獨求其安閒。時之將

危。尤必先善其趨避。則其止也。仍不離于行。其退也。仍有需于進。

不過行者。不悖其止。進者。終成其退。亦如由朝而適野。由都城而之山林。雖覺漸遠于煩囂。終仍難免夫跋涉。此所以有豕突豚奔之象。而爻辭更有執拘維繫之情。以見君子雖欲止而未能即止。雖求退而弗克遽退。此事勢所迫。非旅進旅退之爲。而終始周回。則不免且行且止之象。是易之遯。有異于否與剝者也。乾剛在上。

而能附順乎艮。四陽連居。而克諧協于兩陰。此六爻三極。固備具進退行藏之用者矣。唯君子志退。則以遯稱耳。